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石评梅传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中华名人传记

石评梅传

XXX 编著

目 录

一、无忧少女.....	002
二、初恋受挫.....	006
三、生死之恋.....	022
四、香消魂散.....	108

一、无忧少女

公元1902年9月20日，在秋色宜人的山西桃河畔平定县城姑姑寺八号的小院里，一个眉目清秀的小女孩诞生了。女孩儿一落地，她的父亲石铭——一个清末老举人，便和母亲欢喜万分，视自己的宝贝女孩为心上明珠，于是亲热地称呼她为“心珠”，这就是本世纪初我国著名的女作家石评梅的乳名。

石评梅自幼聪明好学，智慧、才思都超过常人。两岁时她便跟着父亲认字学书，四岁时就能熟读三字经，千字文，及唐诗三百首。随着年龄的增大，她逐步又阅读了五言七绝，四书五经，以及稗官野史等。她的父亲石铭虽说是个清代举人，但是思想开放，允许她阅读自己喜爱的各类书籍，并教给女儿琴棋书画，使她的天赋得以超常的发挥。

评梅很小时，石铭便把女儿送到省城求学，以求广阔视野。评梅小学毕业，直接升入太原女师，她的诗词文赋，琴棋书画，样样都表现出了出众的才能，被公认为省里的才女。

评梅有一个自幼就很要好的小伙伴吟梅，她们两家都住在“观音堂”附近，两个人形影不离，一块玩

耍，成了小“知音”。评梅到省城上学以后，常常怀念吟梅，每次放假回来，总不忘记去找吟梅玩耍。一次吟梅站在“观音堂”前，念着柱子上的一副楹联：“紫竹林中观自在，莲花台上笑人忙”，她边念边想，总也琢磨不透其中含义。评梅告诉吟梅说：“别总念那幅旧联了，赶明个我给你写副好的。”

过年的时候，吟梅跟着父亲来到评梅家里，看见评梅为父亲的一幅画题了一首诗：“我乃上方一老仙，东方几次窃桃还。想因王母朝天去，白鹤仙童树下眠。”原来父亲画的是一幅中堂挂画，画面上有一个白发老翁，赤着脚，嘴里还叼着一枝鲜桃，活灵活现，颇有点仙风道骨。而石评梅的一首诗，又似是这幅画中的魂灵，既顽皮又风趣而且又不乏贴切地道出了画中的内容。吟梅父亲看了父女俩的杰作，赞叹不已。一旁的吟梅瞪着一双羡慕的眼睛，崇拜地瞅着自己的小伙伴，评梅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评梅少年时，长得清秀俏丽，她喜欢穿一身浅蓝色的旗袍，围一条长长的白围巾，这在封建旧习浓重的平定县城被看成是一个怪物。而评梅却很坦然，不顾忌任何目光。只有吟梅，很喜欢这身衣裳，她说：“梅姐，你穿这身衣裳，真好看啊！”评梅便高兴地握住吟梅的手，视她为知己朋友。

又是一个春节，年已十六岁的评梅，长得越发好

看、俊俏了，她的才识，也越发敏锐、成熟了。这年冬天，下了一场厚厚的大雪，一向酷爱梅花的评梅，有感而发，她画了一幅雪梅图——雪，是那样地洁白无瑕，仿佛还在飘飘洒洒地下个不停；梅，是那样的艳丽、挺拔、峥嵘俊逸，朵朵红梅，红得可爱，红得耀眼，仿佛在寒风中枝动花曳。不仅仅是生动的画，而且是上面生动的题诗，吸引了许多县城的人来光顾，诗是这样写的——

有梅无雪不精神，
有雪无诗俗了人。
日暮诗成天又雪，
与梅并做十分春。

然而，这种诗情画意、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很快就结束了。太原女师毕业以后，石评梅准备进一步求学深造，以满足自己不倦的求识和才情。在度过她一生中最美好的黄金时代后，她带着少女青春的热情，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以及同样纯真欢悦的心境，辞别了父母及故乡，去京城投考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但是，评梅，这位年仅十七岁的晋东少女，她哪知道，卜算她命运的天神，正悄悄地把她引向了人生

的无边苦海，从此开始了她痛苦命运的延绵。

二、初恋受挫

热情的父亲，不放心女儿独自踏上旅途，辗转托人，终于为女儿找了一个同路进京的北京大学学生吴天放。父亲千恩万谢，千叮万嘱，希望他一路上好生照看从未出过远门的小女，到了北京以后也希望他能常常给予关照。然而，就是这位身受重托的吴天放，成了石评梅人生道路上痛苦命运的根源。

火车在奔驰！

它载着评梅离开故乡，离开父母，离开少年知心的伙伴，越来越远了。它载着评梅，飞向北京，飞向令她激动兴奋的新的生活。

一路上，吴天放对评梅照顾备至。他长久地凝视着她，凝视这位冰清玉洁的少女，自从他一接触评梅，第一次看见她，他的心就怦然一动。如今，在这飞驰的列车上，他一动不动地瞅着她——

她的柔媚的眼睛，俊美白皙的脸庞，以及纤细丰满的小手，伸出袖外的圆润洁白的手臂，这是她内在的骨质美。一袭淡蓝的旗袍，衬着她娇美的身躯，脖颈上一条长长的雪白真丝围巾，手里握着一方白手帕，手帕的一角绣着一枝鲜艳的梅花。衬着她的脸，更加

妩媚了。突然，他的目光停留在石评梅的双眉上，这是一双多么好看的眉毛啊！弯弯的，细细的，并且微微颦蹙起两个极小极小的眉峰。轻颦的双眉，淡淡的，仿佛是一座朦胧的远山。令他想起了《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也是一样淡淡的忧郁集中在眉峰上。

火车到了娘子关，停车半个小时，一时沉浸在评梅的美丽中的吴天放为了打消尴尬的局面，提议下车到外面走走，欣赏欣赏娘子关的风情，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吴天放和石评梅下了车，站在月台边的一棵大树下，欣赏娘子关的风情。娘子关，南面绵山起伏，悬崖峭壁，树木苍茏。桃水河从古城西北的悬崖绝涧，滚滚流经城根，宛如一条玉带围绕城边。城东北有一著名的娘子关瀑布，喷珠溅玉，汹涌翻滚，奔到崖边，泻下桃河河谷，评梅不禁感叹地自语道：“真是平地突起，下赴绝涧，悬流百丈，散缕似珠”。吴天放听了，不禁惊讶万分，这句诗是在《平定州志》上关于娘子关瀑布的记载，石评梅，一个十七岁的少女，居然也能熟读此书？！吴天放不禁刮目相看了，真是才貌双全的女子啊！

京城很快就到了。从前门火车站下了车，吴天放叫了两辆洋车，请评梅先上了一辆，自己上了第二辆。洋车一路上拉着高兴的评梅，前门大街，楼房商号，

鳞次栉比，真是好美呵！洋车经过巍然高耸的正阳门，伟大庄严的天安门，对评梅来说，简直是进了另一个世界！想到以后自己将在此地求学深造，心中更是欢喜。

洋车把评梅拉到了一家旅馆，吴天放给她定了房间。她先在旅馆里等待考期。她原本要报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但是这一年国文系正好不招生，评梅非常失望。她权衡了自己在文体方面的兴趣、天赋，决定报考体育系。

到了考试那天，评梅心地坦然，顺利地通过了考试。考完后，她在京城玩了几天，没过多久，录取通知书发下来了，评梅被录取了。她高兴地跳了起来。

报到那天，吴天放要送评梅，评梅婉言谢绝了。她自己雇了辆车，吩咐车夫去宣武门内石附马大街女高师。到了以后，她便去学监办公室报到。她转过校内石屏，便看见一条绿荫甬道，远远看去，红楼绿柳，裙带钗影，女高师的学生一个个都是俊俏的红颜少女。校园内不时有嘻笑声、琴声传来。想到自己将在这优美的“女儿国”中生活，心里更是高兴异常。

到学监报到后，她搬到自己的宿舍，整理好床铺后，她便又到校园里走了走。站在长廊里，想到自己从山城来到京城的著名学府，她激动而又兴奋，不知不觉中流下了眼泪。

“嗨，怎么啦？哭了？”突然，身后有人问道。

评梅赶忙擦了擦眼泪，扭头一看，身后站着一个少女：穿着洁白的衬衫，黑裙，短头发，衬着白皙的圆脸，厚实的嘴唇。这个学生装束的少女就是庐隐，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冰心、评梅齐名的中国著名女作家。

“干吗哭？”庐隐又问了一遍。

“我没哭，没哭。”评梅赶忙擦干眼泪，不好意思地瞅着庐隐。她双眉微蹙，美目流盼，仿佛有无限柔情，丰神秀逸，娇态可人，惹人爱怜。庐隐看呆了，不禁脱口而出：

“真是颦儿再世！”

评梅一怔：“颦儿？”

“就是林黛玉呀！”

评梅才转过弯来。庐隐上前拉住评梅的手说：“开个玩笑，别介意！走，我带你到校园各处走走！”

两人肩并肩往前走，庐隐自我介绍说：“在下姓黄，单讳一个英字，自号庐隐。在家里，我是丑小鸭，你以后叫我什么都行！”

就这样，石评梅结识了庐隐，她的作家生涯史上的好朋友。庐隐领她到处转，一边走一边告诉她，哪一排红楼是学生自修室，哪儿是寝室，哪是图书室、练琴室、文娱室、舍务处、病房等等。还有，哪是运

动场，哪是大礼堂，以及女高师的校训等等。评梅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位性格开朗，活泼可爱的小女伴。

他们俩正散步。忽然身后有人叫她：

“石小姐！”

庐隐和评梅回头一瞅，是门户的张老头在喊。

“石小姐，有人找你！”

话音未落，从树那边闪出一个青年，正是英俊时髦的吴天放。此时的吴天放，留着分发，又黑又亮，浓眉大眼，方脸薄唇，两眼炯炯有神，体态风流倜傥，丰韵潇洒俊逸，显得聪明干练。庐隐一见这青年，又不禁瞅瞅评梅，心里立即冒出一句话来，真是天生一对！

这时，吴天放已经向她们走过来，吴天放向庐隐自我介绍：

“我叫吴天放，北大的，是石小姐的同乡。我今天来看看她安顿好了没有，有没有要帮忙的地方？”

庐隐一笑，“好啊，帮忙处多着呢！”说完，转身就跑了，只剩下了吴天放和石评梅。

石评梅对吴天放说：“她是我刚认识的朋友！”

吴天放说：“挺活泼的。评梅，明天我请你去中央公园玩好吗？”

“好吧！”评梅答应了。一半为了感激他的好心，一半为了他一路上的照顾。

第二天，吴天放带评梅来到了中央公园。一进中央公园的正门，迎面是一座高大的纯白大理石构造的三脊单檐牌楼，碧蓝琉璃的坊顶，上面刻着“公理战胜”四个大字。这座牌楼全是纯白大理石建造，规模宏大，气势雄伟，评梅带着惊奇的神色仰脸观看。

吴天放站在她身边低声告诉她：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那年，德国公使克林德曾经指挥侵略军成批成批地屠杀中国人。有一天上午，他乘轿车经过东单牌楼西总布胡同时，巡逻的清军盘查，克林德不肯接受盘查，而且蛮横地在轿车内开枪，这种行为激起了清军爱国军官恩海的愤怒，他举起枪便打中克林德的要害。但是，腐败的清政府却为了求得帝国主义的“宽恕”，居然把恩海交给德国使馆，恩海最后被德国人杀害了！这还不算，清政府还在恩海击杀克林德的地方，立了一块大牌楼，叫做“克林德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战败，北京人群情激愤，捣毁了“克林德碑”，把剩下的残存石碑运到中央公园，立起了“公理战胜碑。”

评梅听了吴天放的这段话，心中激起了阵阵的爱国义愤。同时也为吴天放有这样的爱国热情而感动。第一次，她对他产生了好感。尔后，吴天放在“来今雨轩”请她吃酒，她欣然同意了。

吃饭时，吴天放不时为评梅斟酒，对她加以赞赏。

评梅酒后微微涨红了面庞，比往日更加美丽，吴天放的心，不知为什么，突然砰砰地跳了起来。啊，这位美妙的、蕙心兰质的姑娘，哪个青年能不爱呢！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评梅追到手。

吃完饭后，天气尚早。吴天放又领评梅参观了一个室内花圃，他要使她今天的兴致更加勃然，情绪更加激动。果然，当评梅欣赏到五邑玻璃顶花屋和室内的各种鲜花时，不禁快活地拍手叫好，她像个孩子一样时而跳跃两步，时而拽着吴天放的衣袖，惊喜地边叫边往前走，并时时赞叹着美丽的绚烂的花圃。

吴天放又领她看了“水榭”，“水榭”又是一番景致，长廊相绕，金碧彩绘；银丝沟，清水盈盈；土山上，山石嶙峋；草坪如茵，杨柳依依。这里，仿佛能使人感情净化，能使人情趣高雅。

欣赏了一会儿，不知为什么，评梅突然叹了口气。

“评梅，你怎么啦？不高兴吗？”吴天放着急地问。

“我在想，这里百花齐放，可为什么唯独没有梅花？”

吴天放一怔，紧接着又一阵惊喜，他这时慢慢从兜里拿出一本精美的信笺，一脸的殷勤，轻声对评梅说：

“梅花在这呢！”

评梅接过信笺，逐页地翻看，果然，在每页花笺上都画着几枝梅花，并题着两句咏梅的诗。左下角都印有“评梅用笺”几个铅字。每页上的梅和诗，有粉色的，米黄色的，湖色的等等，特别好看。

评梅每翻开一页，便轻轻地念着上面的题诗，有“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这是元朝杨维桢的；“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这是南朝陆凯的；“放翁年来百事情，惟见梅花愁欲破”——这是南宋陆游的；“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红雨熟红梅”——这是苏轼的，等等。

评梅对每页信笺上摘录的诗句，不但能说出作者、朝代、出处，而且一本信纸翻完，竟无一错漏。这使吴天放更是惊讶万分，心里直是称赞评梅：奇女子啊！奇女子啊！

评梅翻看完了，合上信笺，抬起头来，对吴天放柔声说道：“谢谢你，没想到你也喜欢梅花！”说完便低下头去。

她哪里知道，颇有心计的吴天放自从在火车上看见评梅围巾、手帕上都绣着梅花，便判断她肯定喜爱梅花。于是他趁评梅准备应考的功夫，跑遍了图书馆，拼命钻研有关梅花的各种知识。现在，当评梅感谢他时，便说道：“我很爱梅！”

评梅一阵喜悦，抬眼说道：

“你也爱梅？”

声音没落，她已悟出吴天放的话里含义，便赶忙垂下头，把话岔开。直到天色近晚，吴天放要请评梅吃饭，被她谢绝了，之后，吴天放送她回到学校。

这以后，吴天放经常来邀约评梅，评梅对他的好感也渐渐增加。俩人经常出入公园，经常一块散步，谈心，感情与日俱增。

1920年初冬，吴天放领着石评梅参加了一次山西同乡会。刚进会馆，她看见一个青年正在一张八仙桌前慷慨发言。他们俩坐定后，评梅问吴天放是否认识那位讲话的人。吴天放告诉她，他叫高君宇，是北大的学生。评梅一听，心里一亮：

“噢，他就是高君宇？”

“怎么，你认识？”

“听说过。”评梅告诉吴天放，高君宇是她父亲在省城教书时的学生，是省立一中的高材毕业生。父亲常在她面前称赞高君宇，说他勤奋好学，所作诗文，多有奇气，还说他轩昂大度，气度不凡，日后必有建树！

吴天放点头称道。停了一会儿，他又说：

“是啊，你说的很对，不过他的言行过于激进了。今年四月，他在《北大学生周刊》上写文章说，要把一切生产机关从资产阶级收归民众，建设新的经济组

织，破坏一切现存政权。你觉得这样好吗？”

评梅还未答话，他又附在评梅耳边，悄声告诉她：“去年五月四号那天下午，在天安门广场聚集了十几个学校的三五千学生，手里拿着“废止二十一条”，“严惩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旗子。高君宇带头游行，演说。他的声音很有节奏，具有煽动性，能吸引学生、民众。”

“我听说了，那是五四事件，我不知道高君宇带头，他带头真是太好了！”

吴天放一时噎住，不再说话了。

这时，台上的高君宇正慷慨激昂地大声讲：

“……总之，‘五四’运动的口号是‘科学与民主’。大家都知道，没有科学，古老的中华民族将继续贫穷落后；没有民主，便没有自由……”

“好！完了，讲完了。”吴天放说着便拉起评梅往外走。

同乡会以后，石评梅打听到了高君宇的地址，给他去了一封信，谈及他在同乡会上演讲之事，并聊表对他的关切之情等等，这使高君宇对她有了点初步了解。但是，他们再也没有见面，直到1921年。因为，当时高君宇实在太忙了。

在1920年3月时，高君宇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和邓中夏等，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

0年9月，李大钊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君宇立即参加了。紧接着，高君宇又参与筹备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而此时此刻的石评梅，正在与吴天放公开恋爱，他们花前月下，亲密无间。

从生活到课业，从治学到写诗，他对评梅体贴入微，关心备至。在感情上，他对评梅百依百顺，温情脉脉。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评梅的情怀，使不谙世事的姑娘，觉得吴天放是她真心实意的知己，是她异乡漂泊的坚强依靠。

事实上，吴天放已经牢牢地赢得了评梅那颗纯真圣洁的少女的心！

1921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按事先的约定，评梅来到吴天放的公寓，两人谈了一会儿新诗，谈得十分融洽，十分投机。他们都有一个感觉，愿意与对方在一起。

“评梅，”吴天放说：“我愿意，永远与你在一起！”

突然，他双手抱住评梅的肩头，激情、难以遏制的激情，涌上了他的心头：

“梅，亲爱的，我爱你，我爱你呀！梅！”

评梅抬起头来，柔情地注视着眼前这位英俊的小伙子，然后，一下子投入他的怀抱。

两颗炽热的心，终于熔汇在一起了。

他们就这样紧紧地拥抱，热烈地亲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直到公寓外面人声嘈杂，同学们陆续下课了，他们才松开。

吴天放，以他英俊的外表，以他令人陶醉的甜言蜜语，终于征服了这个踏入社会不足两年的姑娘。而评梅，这个多情重义，从不轻易许诺，一旦许诺便终生不变的好姑娘，就这样决定了自己的情爱。这是她的可爱之处，也是她的悲剧所在。

评梅在爱恋的激情中，又度过了一年。

1922年除夕，她没有回家过年，给父母写了封信。她便独自一人呆着，心中一阵怅惘。吴天放除夕没有约她去玩，并且打电话告诉她，说他近来处理积压的诗稿，实在太忙，等有空闲时立即通知她。

这样一连过了十几天，评梅也没得到吴天放的消息。

1月18日，星期四，一大早她就接到了吴天放打来的电话，电话中他告诉她说，他的积稿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可以腾出时间来了，他希望评梅明天下午到中央公园门口去等他。评梅说女高师今天下午请俄国诗人爱罗先珂演说，正好她明天下午有空儿。

谁知不巧，到了这天中午，学校临时贴出通知，爱罗先珂君的演说改在明天——19号下午。

因为年前，11月24日，女高师曾邀请爱罗先

珂讲演过《女子与其使命》，评梅很受感动。这次演讲，她也不想错过机会。可是，这正好与吴天放约会相撞。她想，与其明天下午失约，不如今天下午就去找天放。提前一天，天放一定会喜出望外的，他们已快一个月没见面了。

吃过午饭，评梅来到栉沐室梳洗了一番。回到寝室，她换上一件淡碧色，四周有白兔皮的外衣，清雅而鲜丽。然后，压抑不住痴情少女欢悦的心情，她来到了天放的学校。

推开公寓的门，院内静悄悄的，那些学生都没回来吧？吴天放的那间屋门口，有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正在玩堆雪人。看到评梅走过来，他停止了铲雪，一眨不眨地瞅着评梅。

“你找谁？”小男孩不客气地质问。

评梅看他长得很可爱，胖乎乎的脸蛋，大大的眼睛。说不准这小孩的形象在哪见过，好像跟她记忆中的某个人很相像，但又一时想不出来是谁。

但是，评梅依旧很高兴地逗他：“你猜我找谁？”

“找我爸爸！”

“你爸爸？！你爸爸是谁？”

“我爸爸叫吴天放。”

“你爸爸叫吴天放？！”评梅惊讶了！

“没错啊！爸爸，外面有人找你！”小男孩朝屋

里大叫。

话音刚落，吴天放已经出来了，他披着睡衣，趿着拖鞋，睡眼惺忪，后面还跟着一个年轻的少妇。那个小男孩看他们出来，丢下铁锹就直奔过去，“爸爸、妈妈，是她找你！”小男孩边叫边指着评梅。

评梅完全惊呆了！她甚至惊愕了，由于惊愕，她一句话竟然都说不出来，她简直忘了怎样就会出现这一幕。她想问吴天放，又想大喊为什么会这样，同时她又想夺路而走，却又忘了迈步，她仿佛傻了一般地呆呆盯着这一家三口！

吴天放也愣了，他没想到评梅会这时候出现，他没想到事情会弄到这个地步，他原本没想欺骗，但他却昧着良心一直欺骗着评梅，他该怎样解释呢！他也惊呆了，不知如何是好！

倒是这位少妇，很快地从他们的惊呆中回过神来，并立刻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了，她没有发怒，也没有争吵，反而宽容地笑笑，心平气和地问：

“天放，这位小姐是谁呀？”

“哦！她，她是我的一个学生。”吴天放嗫嚅着回答。

“那么，请进来坐吧！我们刚起床，屋里很乱，小姐别见笑就行！”少妇一副主人神态。

评梅受伤了，她从这戏剧性的画面中受到了莫大

的伤害，她感到羞愧，又感到愤怒，她感到伤心，又感到被侮辱，她羞愤难当，终于，一转身跑出了大门。

她就这样离开了吴天放一家三口，离开了他。她一路上不住地奔跑，让流出来的汗水与自己的泪水汇在一处，她让自己不停地奔跑着，以期减少愤怒，给自己增加力量。

然而，她终是伤得太深了。因为，她是那样一个纯洁天真、心地善良的姑娘，对待她的初恋，对吴天放的爱情，是那样的忠贞，笃诚，还有那么的专一和深沉！然而，她的付出所换来的，却是吴天放的欺骗，她的爱越真诚，这种爱情欺骗对她的打击就越深重！

整整一个下午和一个夜晚，评梅就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她的心已经突然跌入冰窟，她仿佛已经木然。

啊！这是永远抹不平的创伤，终生的难忘呵！民国十二年一月十八日，这个悲惨痛苦的日子，就是这次突变，改变了石评梅的整整一生！

第二天，吴天放送走了妻子，立即赶到评梅那儿。吴天放，这个有着楚楚衣冠、漂亮外表的伪君子，却隐藏着卑鄙粗劣的灵魂。他对评梅信誓旦旦，乞求哀怜，得到评梅的坚决回绝；他又对她进行毁灭名誉的威胁，凶狠残酷，又得到了评梅对他灵魂的真正认识。吴天放真正对评梅绝望了。

而评梅，却深深地对自己绝望了，她的这个残缺不全的爱情毁灭了自己。

三、生死之恋

石评梅，曾是才华横溢，情意真切，对世界充满真诚爱恋的一代佳人，受伤以后的命运又如何呢？

深冬的北海冰场上，平整如镜，落日的余辉，映着无数雪亮冰刀，闪着银色的光芒。

随着音乐声响起，一群群男男女女，如风驰电掣，如云飞雪舞，沉浸在烂漫的冰上乐园。

在乐园中，有一个浑身缟素的少女，闪着娇美的身躯，舞步轻盈，步履潇洒，一会儿像惊鸿掠影，一会儿又仿佛燕子穿云，一会儿似蛟龙遨游，一会儿又似骏马奔腾。

哦，那是评梅！

十几天来，评梅下课以后，天天都来到北海冰场。自从她与吴天放决裂以后，她把心灵的创伤和痛苦，悲哀和愁闷都深深地隐藏起来，把它们都化融在这疯狂的冰上舞蹈中，她让自己这颗破碎的心滴着疯狂的血液，让它在体内奔流，涌动。她在写作方面的成就已是全北京闻名，而她在感情上的挫折却很少有人知道。

庐隐，在她失意的时候，给予她真诚的劝导和帮

助，她找评梅谈心，看到评梅成天泡在冰场，她自己也好像心力俱瘁了；每当评梅要去滑冰时，她总说：

“ 馨儿，你的快乐不在那儿 ！”

要不，她就这样说：

“ 林黛玉，我的傻妹妹，你已经斩断情丝了，何必还记挂在心，何必还要装得人前欢笑，背后流泪呢？你应该忘掉过去，不必为那个不值得爱恋的人流泪呵 ！”

然而，评梅的心却久久地，久久地不能从那阴影中摆脱出来！

庐隐很忙，社会活动多，约稿多，她和十几个朋友又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社会改良派，她还参加了在中央公园“ 来今雨轩 ”召开的文学研究会成立会，从此，她便常常有活动，对评梅的安慰也少些了。

这时候，评梅心中的忧郁苦闷，只有陆晶清，又叫小鹿，一个天真可爱，善良聪颖的小妹妹来承担了。

小鹿比评梅小四五岁，老家是云南昆明，自幼时生母便自杀身亡，失去母爱，父亲又娶了妻子。家庭如此变故，使她自幼便懂事、勤奋好学。去年秋天，她来到北京，考取了女高师国文系。她非常赞赏评梅的诗文，就经常亲近评梅，评梅对这个可爱的小妹妹总以大姐的身份关怀她，体贴她，照顾她。她们俩住在同一寝室，心灵相通，情同手足。评梅初恋受挫以

后，小鹿便懂事地陪伴着她，为她分愁解忧。

除了庐隐和小鹿，治疗石评梅心灵创伤的就是与评梅一生命运相系，生死相关的生死恋人——高君宇。

自从同乡会以后，高君宇收到石评梅的信，便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虽然是普通的一封问候信，但是，石评梅文笔优美，字里行间透露着不凡的意志，给高君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给评梅写了回信，并且对她表示感谢和关切。但是，他太忙了，没有机会，也没有时间去看望她。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高君宇是全国仅有的五十三名党员之一。从上海秘密回北京以后，组织上又安排他去苏联，他和张国焘、邓恩铭、王烬美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工人、学生、国民党等革命团体的代表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1922年1月在列宁指导下的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正在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在会上，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代表团，并作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谈话。他特别强调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会后，高君宇和邓恩铭留在苏联，到工厂、农村、部队、学校参观访问，他们还参加了列宁创立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尔后，为了避开白

匪的袭击，高君宇绕道巴黎、柏林，从海路回国。

他回国以后，正值冬季，组织上暂时没什么事，他就来到了女高师，找石评梅叙叙。没想到，当他见到她的时候，他不敢相信，这就是他常听说的，写一手秀丽文字的女作家石评梅。她冰肌玉肤，光洁中透出高贵的气质，然而她紧蹙双眉，眉宇和眼神都透露出一股深深的，不能言衷的悲哀和愁苦。高君宇的心紧缩了，她让他的心怦怦直跳，又让他的灵魂震撼，一股强烈的、不可扼制的情感便立即要涌放出来，去了解她，去保护她，去安慰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高君宇的心被深深地震动了。

有好几天，他悄悄地跟着她。他知道，她是他恩师石铭的女儿，这更有理由去对她负责了。他看到她十几天来一直泡在冰场，好像有无数无数的凄凉和悲愁。这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他从冰场中把她叫了出来！

高君宇问她：

“天天来滑冰吗？”

“不，偶一为之。”

高君宇点着头，讪笑道：

“从一月十八，到现在，十几天，一天都不漏，也是偶一为之吗？”

评梅一愣，一时间定定地看着他，过了好大一阵

工夫，她才说道：

“你怎么知道的？”

“我天天都来欣赏你滑冰啊！朋友，我不愿意你这样继续消沉下去！”

“消沉？”评梅一脸愕然。

“是的，消沉！”高君宇眼睛放射着严厉而不乏真诚的光芒，“用在人前的欢乐疯狂来掩盖自己内心的痛苦，至少是软弱的表现。你有着极度的痛苦经历，但是你把这用在冰场上寻找暂时的晕醉，一时的刺激来消化，只能是欲盖弥彰，自欺欺人！”

评梅愈发愕然！

“朋友！振作起来，不管你有什么痛苦、烦恼，把它说给我，让我做你真诚的朋友，你把忧愁分给我，你就减轻了一半痛苦。好吗？”高君宇说这话的时候，眼里含着笑，他的眼里闪着温和诚挚的光，让人觉得踏实，可亲！

评梅被感动了！她抬眼盯着高君宇，他并不漂亮，有点瘦，脸上也很瘦，眼睛不大，但他眼睛有一种威慑力量，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真感人。她想起第一次在同乡会上，吴天放说他很具有煽动性，也许他就是一团火，让人不自觉地朝他靠近！

“唉！朋友，你何必要来找我？你何必要闯入我心灵的苦海里，自寻烦恼呢？”评梅叹气道。

“我说过，我不愿意朋友沉沦在苦海里。”

评梅的两眼浮现出柔和的感激之情，不觉流下泪来。

“别哭，别哭，有人来了！”

果然，有人向他们这边跑过来，原来是小鹿。评梅把他们互相介绍认识以后，小鹿便问道：

“哦！你就是北大英语系那个大名鼎鼎的高君宇啊，听说过。听说你的演讲很出色，上次没赶上，这次一定要听！”

高君宇客套了几句。三个人便从北海出来，沿北池子北口往南，出南口往西，经过中央公园。高君宇要请她们去中央公园玩。小鹿不等评梅答话，就同意了，拉着评梅一起走。

他们过了“公理战胜”牌坊，两旁古槐鹄立，松柏苍翠。紫色的古藤，缠绕在千年古柏上。若是在花开的夏秋之交，应该会比冬日更有清幽古雅的情趣。

“来今雨轩”在内坛墙的东南角，大厅五间，四面出廊。小鹿刚来北京没有几个月，对什么都感到新鲜。她仰脸观看“来今雨轩”几个字。怪！名胜古迹，这个轩那个亭，多是三个字的这里却是四个字的。小鹿问评梅，评梅没有理她，又问君宇，君宇告诉她：记得唐朝大诗人杜甫，一度被唐玄宗赏识，很有做官的希望。于是人们便争先恐后和杜甫交往，一时间真

是门庭若市。后来杜甫做官的消息沉寂了，人们便不再和他来往了。于是，又门前冷落了。杜甫当时闲居长安，贫病交加，一位姓魏的朋友冒雨去看他，他很感慨，便写了一首诗表示感谢。诗前有个小序，序曰：“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旧雨”，是指旧朋友；“今雨”是指新朋友。1915年修建这个“来今雨轩”的时候，是有相识的新旧朋友都来欢聚一堂的意思。

评梅听了，心想：他今天请我们到这里来，大概也有这个含义吧？也许还有更深一层意思？我与吴天放之事，想必他早已知道，以前去北大时，他一定见过我与吴天放的。心里这么想着，不由得冷笑了一下。

小鹿听罢，则高兴地说：

“高君，我是梅姐的‘旧雨’，那是没有说了。你哪？你是梅姐的‘旧雨’，还是‘新雨’？”

君宇说：“是‘今雨’，也是‘旧雨’。”

小鹿说：“所以，咱们必得到这里来欢聚一下，才名副其实喽！”

高君宇微笑着默认了。他看了看评梅，评梅似乎并未注意听，也没看他一眼，仍旧沉闷不语。她仍旧抑郁不乐，从她怅惘的眼神中，可以感觉到她内心的苦闷与悲哀，她还是不说话。

小鹿的嘴却闲不住，她一个劲地问这问那。

“高兄，看您这稳当劲儿，小时候一定挺老实吧？”她说。

“不，我小时候一点儿也不老实，只是有点傻，当地一些人，管我叫‘二尕汉’，也就是傻小子的意思。”

“那么，”小鹿又问，“你家中有一妻子吗？就是说，你结婚了吗？”

评梅不知为什么，心里一抽。只怪小鹿说话太唐突，要惹高君宇难堪了。

高君宇坦坦荡荡，随口就说：

“我结婚了，家中有妻子。”他的这个回答着实令评梅吓了一跳。

“是父母包办的吗？”小鹿又问。

高君宇神色黯然了。他说：“是的……”

九年前，高君宇十八岁。在父亲高配天的包办下，强迫他与本县神峪沟村李存祥的女儿李寒心成婚。高君宇当时才中学毕业，他想去外面闯荡，不愿被家庭所系绊，况且，他与李寒心并未见过面，又没什么了解，所以，坚决不同意。可是，无论高君宇怎样抗议，高配天认定“父母之命不可违”，便更加强硬：高君宇必须要与李寒心成婚！婚礼之日，高君宇大哭大闹，寻死觅活，不肯穿新郎官的那身长袍，而且大喊大叫：

宁肯去死，也绝不拜天地，入洞房！气得高配天五脏欲裂，昏倒在地！邻里乡亲，说的说，劝的劝，高君宇心想，父亲年迈，体弱多病，如果真把他给气死了，家中难以支持，各方面都情理不容！算了，至多我这辈子没有一个美满的婚姻，也不能犯下不孝之罪，把父亲给活活气死！高君宇这个念头一经产生，不由长叹一声，泪如雨下，答应完婚。以后的事情，穿衣、拜堂，一切由人摆布，恍如梦中一般。

这次婚礼给高君宇留下了深深的创伤，造成了他婚姻的不幸！婚礼当夜，高君宇便连吐三口血，从此一病不起，险些没了命。高配天也觉得儿子婚后身体极差，心情也不好，便允许他移地静养治疗一段时间。

但是，高君宇从此再也没有回头，他先到了太原，接触了一些先进的革命分子，后来又求学到了北京，考入了北京大学外语系。其间，他曾多次写信给父亲，要求父亲取消这桩婚姻，释放李寒心，但父亲终未答应。后来，高配天专程赶到北京，劝说高君宇，但高君宇终是不答应承认这桩婚姻，父亲也拿他无可奈何。

“五四”运动时，高君宇首当其冲，成为学生代表中的风云人物，有好几个女孩都追求他，但他由于这次婚姻之故，都未为其所动。……

小鹿听完，一时沉默了。

评梅也听得发愣了。她真不知道眼前这位沉静稳

重的年轻人，也有如此不幸的遭遇，内心也有过如此巨大的悲痛，她不禁从心底里涌起一阵同情的感慨。

小鹿认真地难过起来：“高兄，我不该逼迫你说起过去，使你又陷在痛苦里。”

“真没什么！”高君宇宽容地笑笑，弦外有音地说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幸和痛苦。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陷在个人的痛苦里，那世界还成什么样子了？‘人生在世，当匡济艰危以图报负’啊！”

石评梅蓦地一惊：他这句话是鉴湖女侠秋瑾说过的。高君宇这个人，深沉敏锐，气度慷慨，大度宽宏，总给人一种正气凛然的感觉。如果是吴天放也有这般气质，那我就不会如许痛苦了吧？

然而，她的初恋，对她造成的伤害太大了。高君宇，他只能使人更加敬重，至于爱，那简直太不可能了。因为，这次初恋的挫折，心灵的创伤，是难以愈合的。

评梅又想：反正，我绝不再谈恋爱，绝不再结婚！今生今世抱定独身主义！我可以和任何人来往，但绝不再爱。如果谁想爱我，就只能在我的“独身主义”的利剑面前，陷在永远痛苦的深渊里！啊，就是在今天，就是在此地，我要下定决心，我将一辈子独身。这样想着，一阵悲哀袭来，她心中默默吟诵着：

心头的酸泪逆流着，
喉头的荆棘横梗着；
在人前——
都化作了，轻浅的微笑！

那天，他们很晚才从中央公园出来。

为了使评梅早日摆脱悲哀，投入到积极的革命事业中去，高君宇约请评梅星期天去陶然亭玩玩。

评梅没有拒绝，她答应了。

陶然亭，当时还是一片荒野，属于北京郊区。这里，靠近农村，没有市里的喧嚣，只有一片沉寂的凄凉。

然而，在这荒野僻静之处，却极易于隐蔽。陶然亭成为当时仁人志士进行革命活动的好地方。这里，也是李大钊、高君宇、恽代英、邓中夏召开秘密会议，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

这天下午，当评梅来到陶然亭，老远就看到高君宇从慈悲庵梯形的高台上跑下来迎接她。

“这个地方，好偏僻呀！”石评梅道。

“是的，是很偏僻！”

“你常来？”

“常来。”

“你也来玩吗？”

“也来。”

评梅转过脸看看高君宇，高君宇猜到了，她是在“也”字上发生疑问了。

君宇陪着评梅走进陶然庵内，走进陶然亭侧旁的一个临湖配屋里。

在临湖的屋子里，早已来了七八个人，除了其中一个人穿的较为体面一些而外，其余都穿得并不好，一看就像是干苦力活的工人。

评梅跨进屋，停住了脚。高君宇指着这些人，对评梅说：

“这些，都是我的朋友。”

他们听高君宇一说，都纷纷站起来。高君宇先介绍那个穿得较体面些的长方脸青年，说他叫邓中夏，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其他那些——史文彬、杨宝昆……介绍一个，他们就朝评梅鞠一躬。介绍完了，高君宇对评梅说，他们都是长辛店的铁路工人，都是工人领袖。

评梅听了，眼里闪出疑惑的神情，他们是领袖？

邓中夏看出了石评梅的疑惑，他对评梅说：“君宇说的不错，他们都是长辛店的工人领袖。前年一月份，他们成立了一个“劳动补习学校”，君宇和我，都去给他们讲过课。石女士如果愿意，他们也非常想请您去讲课。”

这时，工人们都一致要求石评梅为他们讲课，评梅谦虚了一阵，工人领袖史文彬说：

“石女士在报刊上发表的好多诗，俺们都看了，写的很有味，可是，可是，就是不大够劲儿！”

“够劲儿？”评梅不太理解。

史文彬又说，就像《我们工人》这首歌一样，你听听歌词：

“如今世界不太平，重重压迫我劳工，一生一世作牛马，思想起来好苦情。

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只要我们团结紧啊，冲破乌云满天红。”

评梅听了，她觉得虽然歌词明显地缺乏诗味，但是，她从这些歌词里，明显地感到一种正在运行涌动着的力量，一种正在觉醒的精神，一种巨大的惊天动地的气魄。也许这就是史文彬说的够劲，它确实够劲，使人激动，使人振奋。

评梅觉得这些工人勇敢直率，十分可爱，她便同意去给工人们讲讲文学理论。

邓中夏这时向评梅介绍说，工人们目前过的都是一种牛马不如的穷苦生活，前年5月1号，长辛店工人忍无可忍，他们正式成立了工会，去年八月，长辛店工人又组织了一次大罢工，就是史文彬这些人领导的，他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也是将来中国革命的主

力军，如果他们再学习一些文化知识，将来就可以成为一支不可打败的力量！

史文彬他们开始你一言我一语议论起来，说吴佩孚是屠杀工人的刽子手，在2月1号，吴佩孚派郑州铁路局长用武装包围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会场，还派军警占领会所，砸毁总工会大匾……

他们说着，议论着，声音高亢，激昂，义愤，评梅听得都入迷了。这次在陶然亭聚会，评梅觉得自己又懂得了好多另外的道理，那是一种隐蔽的，却让人激动的新道理。

散会了，评梅对高君宇说：

“高君，我是不愿意让你冒这种风险的，我隐约感觉出来，这是一种反叛性的革命！”

高君宇笑了：

“别担心！前途会光明的！”

1923年2月3日晚上，高君宇、何孟雄等在长辛店工会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会议。他告诉大家：这次的罢工目的，不是为了长工资，大家要记住，我们要争自由，争人权，不要被铁路局的加钱所蒙骗。明天是2月4号，中午全路总罢工，长辛店工人要坚决服从京汉总工会的统一指挥！

2月4号，在郑州火车站庄严竖起了“京汉铁路总同盟大罢工”的标语，京汉全线工人大罢工了！

长辛店工人同时也罢工了！

在长辛店，成千上万名工人们犹如风暴，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口号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手里拿着小白旗，坚决向当局示威，坚决要求争得人权，争得自由。

与此同时，反对派也开始活动了，这天夜里，工会的委员们都被军警突然逮捕了，军警们凶残地杀害工人，向工人开枪射击，向罢工工人群众冲杀。

到了2月7号这天，吴佩孚终于指挥警察，残酷屠杀工人，并在长辛店、郑州、汉口各地同时屠杀。在汉口江岸，他们杀害了杰出的工人领袖林祥谦等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这次“二七”大罢工，高君宇是参与领导的，并且是北京这边坐镇前门火车站指挥的。评梅相信这是真的。随着报纸、传闻的不断报道，评梅的心神愈发不安。

每当她心神不定时，她总告诫自己，高君宇只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父亲的学生，和我没什么相干，我凭什么担心，我已经抱定“独身主义”的决心，就会执行到底，我没有理由为他担心！

然而，她却一直担悬着心，报纸上已经登出了军阀政府通缉高君宇，高君宇仍然在活动，向报纸披露军阀政府屠杀工人的残酷行径，并号召工人弟兄在共

产党的领导下，继续同军阀政府作斗争。

评梅更加担心了，她吃不好睡不着，一方面，她为惨无人道的军阀行径感到无比义愤，另一方面，愈发为高君宇的人身安全心神不定。她不知道，在她不安的心绪里，包含着多少因素——是崇敬，埋怨？还是仰慕，担忧？她自己也分不清。她想把高君宇的形象，从脑袋里赶走，可怎么也赶不走。

唉！她叹息着，苍天呵！何必来折磨我呢？我的一颗悲伤的心，原已为感情的破灭击得粉碎，别在我的伤口上再加忧虑，我怎么能承受得了啊！

这天晚饭后，评梅梳洗完毕，下定决心去图书馆做晚自修，绝不走神，她正在看《历史名媛诗词》，一定要读完。当她看到其中《断肠集》中的一首诗时，就又分神了。

诗里有两句话是这样写的：

东君负我春三月，
我负东君三月春。

她的思绪停留在这句诗里了，怎么也回不过神来。她真憎恨自己意志疲惫，她开始诅咒自己，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爱上了高君宇。不！这个念头一经出现，又被她坚决地否定了。我的这一辈子，几乎已是不可能

了，真的不可能再会出现爱情了。

然而，无论如何，书是再也念不下去了，图书室也坐不住了，她便跑到国文自修室把小鹿叫了出来，她们一块儿走出门廊，越过一块空地，到了花架旁边的一条长椅上坐下来。

现在还是冬天，天气很冷，寒风萧瑟。评梅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把围巾往脖颈上紧紧，又把身子往小鹿这边靠靠。

“是心烦意乱？”小鹿问道。

“嗯！”

“是为高君宇担心！”

“嗯！”

“是不是爱上他了？”

“不！”评梅叹了口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已抱定了独身主义。”

“嗨！我的梅姐，你才刚刚二十出头，还是个少女，怎么可能因为初恋受挫就这样悲观消沉下去呢？你干吗这样苦着自己啊！梅姐，真的，高君宇就不错，他诚挚、有真情、有事业心，对你真心的好！”小鹿说道。

“你胡说些什么呀？”评梅凄然一笑，“我怎么可能会上他？”

“那好啊！”小鹿假装生气道：“那你担心什么，

报纸上通缉他关你什么事。抓去才好呢？我看砍头才好呢？你干吗六神无主啊？”

“该死！”评梅轻轻捏了小鹿一下，“看我不撕破你这张烂嘴！”

呆了一会儿，评梅又道：“难道对长辛店工人的苦难生活，不该同情吗；对北洋军阀的暴行，不该愤恨吗？对同乡及父亲的学生高君宇，不该忧虑和关切吗？如果我连这点感情都没有，只怕连中国人都没资格当！小鹿，你怎么就不懂，关心和爱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小鹿不管她的解释，仍说：“你不是也知道吗？他是家庭包办婚姻，他和他妻子没有爱情，即使是离婚，也该得到社会上的同情和支持！”

“这怎么成？如果离婚，那个女子不是太不幸了吗？”

小鹿辩道：“不离婚，她就幸福了吗？她现在这个样子，不等于是守活寡吗？不离婚，就是两个人的不幸！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五四运动中有一条是要反封建礼教了！”

评梅不出声了。

她们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听到校园墙外的胡同里，突然响起一阵阵人的警哨声，零乱的奔跑声，捉人的叫喊声。过了一阵子，只见从疗养院的小门，闪进

一个人影来，直奔她们坐的长椅方向过来！”

评梅吓得“啊”的一声叫出了口，她紧紧地抱住了小鹿。

“谁？”那人压低了声音，但仍然露出威严的气势。

“君宇？”评梅听出是君宇的声音，她又问：“是君宇吗？”

不自觉地，她已经把“高君宇”换成了“君宇”，同时迈着怯怯的脚步，向那人走去。

高君宇好半晌才明白是评梅，听到评梅的叫声，像是在暗夜里出现了一道光芒，他嘴里应着“是我。”

“同时又急跑过来：“评梅，是你吗？”

他们俩人都很激动，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军警密探正在追捕我，我为了逃避，就躲到这儿来了，想不到碰到你们！不过，现在危险已经过去了，他们没发现我翻墙到了女高师院内。”

评梅松了一口气，赶忙让高君宇坐到椅子上歇歇，小鹿借口要去自修课程，向他们告辞走了。

小鹿一走，他们又沉默了，他们各自都有很多的话要对对方说，然而，都又不知从何处说起。评梅对高君宇担心，不安，心神不定，然而，真正他平安了，她又不知该说些什么。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高君宇已经深深地被眼前这位姣美漂亮，才华横溢，同时

又有千忧万虑，愁苦绵绵的女子产生了无法言表的爱慕之情，他对她挂念，迷恋，然而他又得离开她，不敢冒犯她，他得做党员应该做的救世之业，他由不得他自己。

一会儿，评梅劝道：“你以后不要干这种冒险的事情了，太可怕了！”

君宇想了一会儿说：“评梅，有人说，当老师的，就像点燃的蜡烛，照亮了别人，毁灭了自己。我虽不是老师，但是，在目前这个黑暗的社会里，我情愿做一支蜡烛，照亮了人间，哪怕毁灭我自己！”

评梅心中一震。她抬眼望着他，在暗淡的月光下，高君宇的眼睛是那样的真挚和诚恳。

“评梅，我是不怕死的，但是死，要死得有价值，活，也要活得有意义，我们人活着，个人的恩怨得失都是小事，总要为国家尽力，为民众做事，你说是吗！评梅？”

“是的。”评梅不觉低下了头，他说得多好啊，我自己也应该从痛苦中拔出来，不应该沉溺在过去的阴影中，应当看到前途的光明！

他们俩又坐了一会儿，直至外面完全平静下来，天已经很晚了，君宇才告辞了。临行前，评梅告诉他，以后有什么事，要及时相告，以免担心。

1923年6月，高君宇参加了孙中山在广州召

开的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他、李大钊、张太雷、毛泽东等人在会上同张国焘的“左”的思想进行了斗争。大会决定，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从而确定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

会后，高君宇一直停留在广州，积极从事帮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为贯彻“三大”精神，促进国共合作而奔走操劳。

1923年8月，高君宇重又回到北京，与此同时，石评梅她们也面临毕业了。

这天，石评梅和小鹿从栉沐室里出来，来到了学校空阔的广场。评梅怀着深切的眷恋，对这里的一切感到万分的留恋。

在广场对面，大礼堂静静地矗立着，庄严而且雄伟。大礼堂正中，悬挂着“忠诚笃敬”的校训，在四周的墙上，挂着许多世界名人的肖像。这校训，这肖像，四年来评梅见过无数次，给了她心灵上多少启迪，留下过多少美好的难以忘怀的印象！曾有多少次，她一个人来到这校训匾额下，坦白自己的言行。仿佛也是昨天，在这礼堂里，她聆听校长林砺儒先生的讲书，许寿裳校长训话，陈独秀演讲，以及李大钊、鲁迅那振奋人心，教人智慧，给人力量的演说。

如今，我要离开你了，亲爱的母校！母校！你是

造就伟人的摇篮，在你温暖的摇篮里，我已学成业满，在这里，与女友结伴，受师长教诲，潜心攻读，已经四年了，如今，我就要踏上生疏险恶的社会了！

啊！别了！亲爱的母校！

三个月前，林砺儒校长请评梅去过教务处一趟，告诉她，师大附中想聘任她任附中女子部学级主任，问她愿不愿去，评梅高兴地答应了。

现在已近毕业，昨天，这里校园的一切该是多么令人留恋啊！

小鹿默默地陪着评梅向校园告别，她知道多情的梅姐此时的心事，所以，并不去打扰她的思绪，只是默默地陪伴着她四处转悠。

校园里那梅花式的花池，荷叶式的养鱼池，碧绿清雅的游廊，别致新奇的八角形园门，以及幽美静穆的疗养院，在女高师的校园里，处处留下她们的足迹和笑语。

最后，她们转到疗养院的藤椅上坐下来，俩人各自想着心事。

“哈哈，梅花小鹿！”

突然身后有人大喊，把她们俩吓了一跳，扭脸一看，原来是庐隐。

“讨厌！吓我们一跳！”

“就知道你们俩准在这里，说我坏话了吧？”庐

隐笑道。

庐隐说着，挤到她们旁边坐下，她抬眼看看评梅，评梅的眼睫毛上挂着细碎的泪花，庐隐爱惜地替她擦掉了，这是一张多么俊俏而又苍白的脸庞啊！突然，在庐隐的心中，隐约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这是以她少女的敏感和文学家的先觉的本能产生的感觉，以及她几年来与评梅相濡以沫产生的情谊和了解。从评梅孤高清峭的丰神韵态中，她感到，在评梅的灵魂深处，潜伏着人生悲剧的种子。

庐隐不禁肃然说道：

“评梅，你可千万不要事事伤感，触景生情，不要压抑自己，锁住自己正常的情感，这样，只能使你更加消沉，从而最终走向毁灭！”

评梅心里感动，但又不知说什么好，只说了一句：“我会保重自己的！”

三个人一时间都有种生离死别的感觉。

评梅也知道，庐隐毕业以后，要南下家乡。庐隐一方面要解除与未婚夫的婚约(家中父亲定的)，一方面又准备与她相恋已久的北大毕业生郭梦良结婚，郭梦良在福建老家已有妻室，因此，他们的爱遭到了双方亲属的强烈反对和社会舆论的责难。然而，性格倔犟的庐隐，为了追求自己真正的幸福，毅然决定，毕业以后，与郭梦良一起赴上海旅行结婚，以此向旧的

封建礼教进行挑战。

所以，她要走了，也许以后，就留在上海工作，不来北京了。因此，对庐隐的果敢行为，评梅由衷地叹道：

“隐姐，我真佩服你，你是女中豪杰，是真正的英雄！”

三个人一直谈到很晚，才回到寝室，这是她们三人在女高师的最后一次相聚。

第二天，石评梅就和小鹿一起，把她的行李带上，雇了辆洋车去师大附属中学报到了。

她们走进附中的大门，发现这是一座荒废的古庙，正殿已经拆除，只剩下配殿以及早年僧人住的房屋。门房的何妈告诉评梅，她的住处，是前院东厢的两间房。

她们来到东厢房，房门已经破旧不堪，红漆已快掉完了，推门进屋，屋里更惨了，四周的墙壁，已经多年没有粉刷过，沾了许多肮脏的污点。纸糊的天棚，已经破旧污损，古旧的纸窗，显出许多大大小小的窟窿，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什么都没有。评梅叹了口气：

“真像个魔窟，莫非我的青春年华，就要在这荒园魔窟里度过？”

小鹿把行李放下，笑着说：

梅姐，这里要是魔窟，你就是魔窟梅影了！这倒是很有浪漫传奇色彩的！”

评梅苦笑了一下，并没有作答，小鹿又说：“咱们别在这愁眉苦脸的，这只是一座荒斋，事在人为嘛，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布置一下，添些家具什么的，把屋子好好收拾一下。”

俩人讨论了一阵，并列了一张清单，到街上买回来，于是开始忙活了，评梅头上包着一条粉色花布头巾，腰围小围裙，和小鹿费了差不多一天工夫，里里外外打扫，上上下下地裱糊。

小鹿用一种喜爱的眼光，打量着评梅：这个二十一岁的姑娘，不但在舞蹈、滑冰、打球、体操方面样样出类拔萃，而且仅仅四年，在北京文坛上已经被称为“北京著名女作家”了。而现在，她不正是一位勤快的家庭主妇，干起活来，利索而又心灵手巧，审美观点高雅不俗。如没有那次初恋，她现在该不是很幸福吗？和心爱的人在一块儿，多好啊！

一切布置完了，评梅看到自己劳动的佳绩，满意地笑了。

她们后来给屋子起了个名字，叫“梅窠”，并且评梅还写了一副对联：“春风一梦无桃李，留得梅花共岁寒”，还有一张贴在墙上的“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些词句，仿佛与她的心迹，她的人

一致，表明了评梅的高雅心境。

“梅窠”从此便伴随着评梅，走完了她生活中的最后一程。

中秋节，在评梅“梅窠”院内的一个六角古亭中，摆一张方桌，三把藤椅，桌上放着玫瑰酒，月饼，以及为做菊花面准备的各种调料。

明月已经升起，评梅一个人抬眼望着冷月旁边的点点孤星，突然，一阵凄凉涌上心头，那天真烂漫的学生时代，已告结束；那伴随她少女似锦年华的红楼生活，从此诀别。迎接她走上新生活的，却是一座空旷古旧的庙宇，这残破古旧的古亭，变幻莫测的世态炎凉，以及心中郁结的诸多离愁别恨，此刻，正涌上心头。

评梅正于怅惘之中，身后传来了脚步声，她转过身来，借着皎洁的月光，看见一个熟识的身影朝她走来。

“是君宇！”她不禁脱口而出。

“评梅，是我！”

高君宇目光锐利，从评梅静穆沉思的神态中，他仿佛看到一缕淡淡的清愁，飘逸而出，他心中又是一怔。他不禁看定了评梅，这时月已升至中天，月光像一道洁净的流水，像一层淡淡的晨雾，披洒在评梅那张鲜嫩而略苍白的面孔上，显得特别柔和、庄严、神

圣。她的典雅，她的文静，像一道爱的激流，涌进高君宇的心田。她的一切都使他激动，使他爱慕。

评梅看出了高君宇那双眼睛饱含的深情，以及他掩饰自己这种感情所做的克制。她迅速地扯到别处：“嗨，君宇，你手里拿的是啥呀？”

“哦！这是，这是……”君宇也回过神来，“这是为了庆贺你乔迁新居，我抄录了古人的几句话，写成个小条幅，送给你的！”

“真的？！拿来我看看。”评梅欢喜地接过条幅，展开念道：

“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唯吾德馨。台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孔子云：何陋之有？”后面还有结语：癸亥中秋君宇恭录唐刘禹锡名篇敬赠评梅。

评梅读完，幽默地说：

“君宇，真是谢谢你。我要把它挂在卧室的墙上，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一天念它三遍，让我自己成为一个有德有能的人，才能对得起这条幅！”说完，笑了起来。高君宇也笑道：

“你可真会开玩笑。不过，我真的觉得，这篇《陋室铭》的内容，和你现在的住处很贴切！”

评梅不笑了，她说：“君宇，今天中秋，我要在

这座古亭里，设宴招待朋友。不过，你可不要以为我在这大摆宴席，我没那么阔，我只不过在古亭里请朋友们来吃菊花面，来喝玫瑰酒，来赏中秋月。”

“好啊，有我的一席之地吧？你这儿很有诗意啊！”

“当然，呆会儿小鹿来了，咱们就开席吧！”

“可惜，这么好的圆月 and 美酒，我没这个口福了！”

“怎么啦？”

君宇沉默了一会儿：

“待会儿，我就要去西山疗养院疗养。”

评梅一怔：

“怎么，又咯血了吗？”

“没有，不重。”

评梅一时不知怎么安慰他才好，她转过身，望着远处浩渺不可知的天空。

两个人一时都愣着，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不知什么时候，小鹿从后面钻了出来，突然哈哈一笑，把高君宇和石评梅吓了一跳，评梅使劲地瞪了她一眼：

“死鹿鹿！怎么没让老猫把你叼走？跑这儿来吓我！”

小鹿嘻笑道：

“哼！我让老猫叼走，谁来给你作伴？谁给你解闷？谁来帮你布置结婚的新房？”

小鹿这不经意的一句话，使评梅心情又黯淡了，她神色有些惨然。对于一个抱定独身主义的姑娘来说，小鹿的话，无疑是残酷的一击！

君宇和小鹿都发现了评梅的情绪起了变化，小鹿又想办法逗评梅，让评梅作诗，评梅缠不过她，只好随口吟道：

使命！
令我离了旧巢，
把人间的余恨都留在梦内。
将振荡着银铃，
曼声低歌；
走向人间！
唤醒那沙漠上沉睡的青年！
指导他去开辟人间的乐园。……
一切……人世间的一切，
我不知何所憎，何所爱？
上帝错把生命花植在无情的火焰下，
只好把一颗心，
付与归燕交还母亲；
剩这人间的躯壳，
宁让他焚织成灰！……

最后，评梅和小鹿终于挽留了高君宇，吃完月饼，喝了点酒以后，高君宇才离去，评梅有点恋恋不舍的感觉，然而又立即被她自己否定了。但她确实感觉空旷，失落，这究竟是为什么？评梅真的叹息了！

她又想起那天送庐隐去南方时，临上车时，庐隐硬是阻止她的打扰，说下了这样的话：“评梅，我要走了，以后在北京，只有小鹿陪伴着你啦。临分手，我想说几句离别的话，也算是我对你的希望。评梅，高君宇是个什么样的青年，咱们暂且不说，你不愿把爱情轻易交付给人，这无疑是对的。但这是轻易的抛掷，则更是荒唐！你抱独身，不但得不到旧礼教的同情，也得不到吴天放的赏识！反而会耻笑你的懦弱，奚落你是个不能勇的叛逆者！评梅，稍纵即逝的青春和爱情，你不能这样轻易挥去，你应当用全力去捉住它，系住它，不要让它悄然逝去，遗悔终生，抱恨千古！”

评梅沉默了。

月色朦胧，古庙苍茫。评梅那张姣美的脸庞，愈发显得凝重，端庄。那双深邃黑艳的眼睛愈发宁静，平和。每当这个时候，小鹿总是不再插言。她知道，梅姐的宁静，平和，隐藏着哀伤和不平！她的凝重和端庄，掩盖着凄苦和悲艳。

评梅深深地叹了口气，她自言自语道：

“到头来，我和君宇，只不过是冰雪友情罢了！也许我正在用生命写一首悲艳的诗呢！”

说完，她自拿起琵琶，轻轻弹唱起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东？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就这样，评梅的苦闷，柔情，哀怨，凄酸，通过她丰满白嫩的玉腕，洁白纤细的五指，弹奏出来。

在古亭里，此刻，在八月十五，在月圆明朗的寂夜，在师大附中的古庙里，只有评梅的琴声，伴着这月夜，清风，把她的一腔柔情，满腹哀怨，送上长空，送上虚无缥缈的茫茫宇宙！

又是一个晚上，评梅又沉浸在深思中。她先写了一篇游记《模糊的余影》，记的是她们去南方旅游的情景，写倦了她就想，想倦了又写。后来，她想到自己的无忧无虑的童年，她在女高师四年灿烂青春的校园生活，以及她的初恋，初恋之花刚盛开时爱情之花便凋谢、枯萎……这些，简直是一场梦。

突然，一阵轻轻的叩门声，把她从回忆中惊醒。

“谁呀？”她问。

“是我。石先生，这里有你一封信。”原来是门房新来的小丫头来送信。

评梅打开门，小丫头玉玲递给她一封褐色封皮的信，评梅道了谢，玉玲就走了。

她关好门，重新坐到桌旁，拿出小剪刀，剪开信封的封口，里面是一张白纸。她拆开白纸，里面包着一张平展的红叶。

“啊，一片红叶！”评梅不禁惊喜地自语。

她拿起了红叶，仔细观赏，只见那片红叶上用毛笔写着两行小字：

满山秋色关不住
一片红叶寄相思

君宇 10月24日西山碧云寺

透过这片红叶，评梅能感觉出，这是一颗赤诚的、火热的红心，是君宇传递给她的信心和情爱，也是对她的思恋和追求！

评梅的心被这片红叶搅乱了。

君宇啊！你怎么这样糊涂，我是握着独身的利剑，横站在一切准备来爱我的人面前的，斩断所有掷过来的情网。你也许看我有才气，看我有美丽玉洁的外表，

看我有高雅的气质神韵，然而，你怎么就没有看到，我有着一颗破碎的心和你想象不到的伤害，我有着一一种属于一切文人的怪念头。君宇啊，你怎能对我太痴情，太诚恳，你怎么能相信我呢？评梅陷入了深深的烦闷和忧郁之中。

烦恼和忧郁使她无法安静，她让自己走出房门，来到户外，深夜的凉风让她清醒，让她感慨！不，为了我的独身素志，我不能承受君宇对我的感情，不能接受这片珍贵的红叶，如果我承受了，我将给他什么样的感情作为回报呢？不，我决不能这样做，君宇是个好人，我不能欺骗他，我应当明明白白地告诉他。

于是，她又回到屋里，犹豫了一会儿，终于拿起笔来，在那片红叶的背面写道：

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片鲜红的叶儿。

评梅即日

写完以后，她却突然有一种悲哀的感觉，难道真的，自己一辈子将这样孤苦下去，就这样独身下去，我这样做，又是怎样伤了君宇的那颗真诚的心呵！但是，既然这样做了，也只能做到底。

“君宇，原谅我吧！我对不起你！”

评梅忍不住哭了起来。她太伤心，太悲痛，太觉得一切的无依无靠，她太对不起，她又太自傲了。

……

过了几天，评梅收到了高君宇的一封回信，信是这样写的：

评梅：

当你正忙的时候，我频频以信搅扰，真是应当歉疚。退回的红叶收到了。

不用讳言，我是很了解我自己，也自以为相当了解你。我对你的关注的开始，是很平常而不惹人注意的，是起自很小的一个关钮。然而，它像怪魔一般徘徊着已有三年了，这或者是早已离开你记忆领域的一件事，记得那次同乡会后，你给我寄的一封短信吗？那封信，虽是寻常的询问，但我感到的却是从未有过的安怡。从那以后，我就心不由己地想要了解你。然而，我却常担悬着心，因为我是系于父亲铁锁之下的，要了解你或许就是一大不忠诚。三年来，我一直压抑着。但这种感情的压抑本身就是勉强的、是罪恶的。我觉得，不论你怎样拒绝我，怎样看我，我都应该说出来，红叶题诗，就是我久抑灵魂中孕育的产儿。

但是，不论怎样，请不要为红叶而存心，我也知道，要了解是双方的，我至今不能使你更深地了解我，

是我的错，但也有客观不允许的理由，这只好请你原谅了。

不过请你放心，也请你相信我，我是可移一切心与力专注于我所企望的事业的，假如历史赋予我的使命是不可改变的话。

祝你好！评梅！

君宇

1923年11月

这封信寄出去以后不久，高君宇便接到北方区党委的通知，要他参加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高君宇没来得及告诉评梅，只派他的弟弟高全德到“梅窠”专程告诉评梅，说他哥哥有点急事去南方了，因为走得急，没来得及告诉她，还说评梅如果有什么急事要办，可以告诉他，他一定办好。——说这是他哥哥临走时一再叮嘱的。

高君宇于1月份到达广州，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开幕，高君宇在李大钊领导下，积极参加帮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并参与了大会文件的起草。他和毛泽东、李大钊一起，粉碎了

国民党右派反对共产党“跨党”的阴谋，终于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会上，孙中山先生也十分赞赏高君宇的能力、魄力，以及他对革命事业的积极热忱的态度。高君宇也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对孙中山本人，更是十分钦佩！

国民党“一大”开完以后，高君宇又在广州逗留了一个多月，待他三月底四月初返回北京的时候，评梅便大病了！

那是民国十三年(1924年)四月二十八号下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在北京城南公园会见北京文艺界和青年学生。评梅也去了，待她回来以后，便接到她父亲的信，信上说她的童年好友吟梅病得很重，大约活不了三两天了，还说吟梅在病重时候，不时喊着她的名字呢！

评梅看了信，心里非常担忧，几乎半惊半疑，因为，去年父亲来信说吟梅出嫁了，是父母包办的婚姻。吟梅撞破了头，是流着泪，滴着血被拖上花轿的。这才过了一年，还没一年呢！怎么就要死了呢？难道就是那个时候形影不离，一朵花似的美丽活泼的少女吟梅吗？她现在要死了吗？

评梅忧心过度，一连两天，也没吃好睡好，到了第三天，评梅就开始头疼吐血，浑身出了许多红斑。早上，她好不容易才坚持把课上完，待她挪回“梅窠”

时，发现桌上又有一封父亲的来信，她勉强看了一下，知道父亲是告诉她吟梅已经死了！她只觉得一阵昏晕，浑身发冷，躺到床上，想起吟梅的遭遇和自己的异乡漂泊以及悲惨的命运，泪已如断线的珠子一般，顺着眼角，流到耳畔，一直湿遍了枕头。

评梅操劳过度，又加上心力交瘁，就这样一下子昏了过去。

她昏迷着，又做着梦，梦见了吟梅，梦见了许许多多可怕的东西朝自己扑来，而唯有吟梅，却离自己越来越远，她就追呀追，可怎么也追不上……

“吟梅——”她大声喊。……

围在评梅周围的朋友、老师和医生，终于在三天三夜以后，看到评梅醒过来了。小鹿赶快倒来一杯水，扶过评梅的头，喂她喝了一杯。又帮评梅躺下来。

评梅好不容易才睁开双眼，看到围着她的朋友和老师，心头一阵酸楚，不禁感动得流下泪来。

“我，我是不是病了！”评梅艰难地说。

“是的，你病了。”小鹿说，“第一天，你没上课，同学来找你，才发现你病得不省人事。这才通知校方，通知朋友。小鹿也把高君宇找来了。亏得高君宇，他立即请来了一位德国大夫，仔细给你诊断，结果定为得了一种急性传染病——猩红热。高君宇已经根据大夫开的处方去买药了。”

评梅听了小鹿简单的叙说，闭上眼歇了一会儿，才慢慢说：

“君宇，他，他也来了吗？”

小鹿点点头。

“他刚从广州回来，一听说你病了，急得什么似的。看你昏迷不醒，也吓得差点哭出来！”

评梅说了句“难为他了。”不觉又流下泪来。

这时，君宇抓药回来了！

他满头大汗，手里捧着药，匆匆忙忙地赶回来，一听评梅醒过来了，便高兴地直扑到床前，看到她红扑扑的脸，他心里真是激动，她终于活了过来，终于回复过来了！他简直是太高兴了，高兴得不知所措，他一把抓住评梅的手，就这样紧紧握着，都忘了还要再说什么。

大家看到这情景，都悄悄地走了。剩下小鹿轻轻对高君宇说：“我也走了，别忘了给梅姐吃药！”说完就走了。

一句话提醒了君宇，他松开评梅的手，连忙去倒水，打开药包，喂评梅吃了药。

评梅吃完了药，君宇帮她躺好，跟她说了几句关切的话，就这样一直坐在她的身边，直到评梅累了，又睡着了，他才站起身来。

君宇站起身，走到窗前，门外窗前，是评梅种的

一株白丁香和一株紫丁香，现在正值花期，开得艳丽。但是，花期是短暂的，他在想，人的生命，就如同这短暂的花期一样，稍纵即逝，在人的有生之年，事业应当是第一位的，但是如果没有美满的婚姻爱情，也不能不是人生的一大缺憾！评梅会怎样，我和她到底会发展到什么结果呢？

他回头看了看评梅。评梅有时清醒，有时昏迷，他对她爱怜，爱惜，她应该都感觉到了，可是，她不愿意，她因为受过伤害就再不相信真情，其实，她越是这样看重爱情，越是证明她人格的高贵，我一定要用真诚的心和爱的事实来感化她，感动她！让她相信，人间是有真情，是有真爱的。

一个星期了，评梅仍然病着，门房的何妈，玉玲，常做些可口的饭菜；高君宇和小鹿轮流值班看护她；女高师的校友，师大附中的老师，同学，高君宇的朋友，也常来看望她。评梅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关怀。

有一次，当评梅醒来时，看见枕边有一张红笺，上面抄着一首诗——

又是今宵，孤檠作伴，病嫌裘重，睡也无聊。能禁几度魂消，尽肠断紫箫，春浅愁深、夜长梦短，人近情遥。

评梅一看就知道，这是住在她隔壁的慧写的，看来慧也是极了解她的，慧写的这首诗，无非是安慰她，逗她一乐而已。

评梅的病在大家的精心护理以及高君宇的爱心支持下终于好过来了。她的头脑、神智完全清醒了。她记起来了，似乎有一次，好像是黄昏，窗户上有一抹晚霞映着，她在迷糊之中睁开眼，发现高君宇蹲在床边，握着她的手，把头垂在床沿上，她看到了他的脸，苍白憔悴，她感到高君宇的热泪，濡湿了她的手背。她不觉一阵心酸，眼里涌出泪来。

现在想来，只有君宇才是真心实意地爱着她，只有君宇，才是真切地，毫无隐瞒地对她爱着呀！想到这儿，评梅又一阵心痛，她的心，是爱与恨交织着，矛盾着，煎熬着。

1924年5月17日很晚，高君宇才回到腊库胡同16号，这是北方党的一个秘密工作点。平时，高君宇以此为家，今晚，他回到这里，与同他住在这里的张国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以后，张国焘睡觉去了，他却睡不着，照张国焘说，北方党错了，李大钊错了，国共合作，是共产党建党不到三年走的一个大下坡路！他怎么越来越无聊了，与大家的意见总不一致，这样下去可不行，一定得好好地开导他……

高君宇想到很晚才睡着。

黎明时分，一阵刺耳的警笛声，划破了黎明前的沉寂，接着，便听见撕心裂肺的砸门声。

高君宇一下被惊醒了。他撩起窗帘一角，往外一望——门已被砸开，一群全副武装的军警，蜂拥到院内。

高君宇心里大叫一声“不好！腊库胡同16号的秘密工作点已暴露了。”

高君宇住的房间，是夹在门房和厨房之间的一间极为窄小、简陋的房子，一时未能引起注意。他先从容不迫地把几份机密文件烧掉，把他的日记放进砖墙里，然后，才准备化装逃走。

化好装后，他从容地走出院门，发现张国焘已经被抓上了警车，他顾不了许多，只是镇定自若地向前走。

“站住！”

院门口两个把门的哨兵看见他出来，立即大喝一声。

“哪去？”

“买菜去。”高君宇不慌不忙地回答。

“你是谁？”军警上上下下打量他。

“我是买菜的伙夫。”

“哼！我看你是共产党，你姓高。”军警诈他。

“你们好好看看，我像吗？”

军警下意识地又重新打量着他——这个人其貌不扬，一双小眼睛，又瘦又弱，没有一点机灵劲儿，一身破旧衣服，满是油渍斑点，好像在厨房里混了十年没出门，没换洗衣服似的。

“你们认错人了。”高君宇道。

“认错人了？”

“他呀？身材魁梧，胆大包天，仪表堂堂，英俊潇洒，你们见了他也不认得。他是在这儿住过，昨晚半夜他就走了，每次他总是天黑来，半夜就走了，对了，他半夜走时，还交给我两块银元，让我一大早就出去买菜，今天中午他还有朋友要过来！”

说着，高君宇摸出两块银元，在手里掂着，又自顾自地说：

“咱呀，只能是给人家买菜的命，自个一个子儿也捞不着的！”

两个军警倒没听他说什么，看他拿出两个银元来，立即就上来抢，高个的首先抢走一个，另一个矮个的逼着高君宇交了另一个。两人一人一块，高兴地咧开嘴笑了。

笑了一会儿，忽然发现伙夫还没走。

“你他妈的还不快滚！”

“我没钱买菜了，往哪滚。”

“没钱，没钱去偷呗，快滚！”

“好，好！”高君宇说着，哭丧着脸走了。一离开胡同口，他便大步流星地飞奔了起来。

张国焘被捕以后，进行了可耻的叛卖。他供出了李大钊是共产党在北方地区的领袖，还供出了高君宇、张昆弟等许多共产党员。立即，曹锟的北洋政府下令在全北京封锁搜捕“共党”。

这天白天，高君宇到前门火车站，准备改换装束，离开北京，前赴山西，此一去，不知个人安危，临离开北京之前，他一定要与他心爱的姑娘评梅告别！

晚上，高君宇冒着狂风暴雨，来到古庙荒斋，与评梅告别！评梅异常惊喜。

“君宇，告诉我出什么事了，今天晚上气氛特别不对！”

高君宇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她以后，评梅听得脸都白了。她递给高君宇一杯水，君宇能明显地感觉到她的手在微微颤抖。

“评梅，”他柔声说，“不要怕，没什么要紧！他们是抓不到我的，即使被他们抓去坐牢，或是杀头，也没有什么可怕！假如怕，我就不干革命事业了！”

说完，他看着评梅微微一笑。

一刹那，评梅觉得他异常高大，威武，是一个真正的英雄，这位英雄，一手执宝剑，一手执火把，冲向黑暗，照亮了黑暗……

然而，这只是一刹那，我能爱他吗？不能，我不能爱他，我说过的话就一定能做到，况且，就是一张脸，这副身躯，绝对不是我想象中的英雄形象。

想到这儿，评梅的情绪又低落了。

高君宇看出了评梅的心绪。他关切地说：“你的病还没完全好，你大概很累，快上床躺下歇歇吧。”

高君宇又劝她一定要珍重保养初愈的病体，然后又把给她配药用的药方，从衬衣口袋里掏出来，交给评梅。君宇还告诉她，他要趁这次回山西，到老家看看一别十年的母亲，顺便解决本身的婚姻纠葛。

评梅知道，君宇对她的关心，体贴，都是极其真诚，极其真心实意的。他对她的关心和爱，他要回老家解决封建礼教压迫下产生的婚姻，这都是无可厚非的，都应该得到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但是，他的心一定很苦，这不只因为他在狂风暴雨中，在枪口刀丛中奔波，还因为他得不到她的爱，所产生的一种怅惘抑郁的悲苦。

“评梅，”高君宇说，“你我之间，难道真的就……”

评梅打断了他，“君宇，如果外面风声太紧，你就暂时留在我这儿吧……”

君宇低下了头。他几次想向她表白，都被她岔开了，可是……

他猛地站了起来，拿了雨衣和帽子，说他要走，

评梅却一把抓住他：

“君宇，你不能走！外面危险，又下着雨！”

君宇对评梅可真的是恨不起来呀，他朝她温和地笑笑：“评梅，我何尝不愿意呆在你这儿呢！可我不能，我必须走啊！我是接了命令去山西的，我必须离开你，必须把事情办好！哪怕再危险，我也只能冲上前去！”

评梅看得出，他那双坚定的目光中，饱含着炽热的深情。那深情是眷恋，是惜别，也是告慰。

突然，君宇一个急转身，毅然决然地往外走，一直冲向风雨中。

评梅呆呆地望着雨中。

评梅的病，一直到6月上旬，才算完全好了。这一天，她又来到了两个多月都没到的课堂，女学生们见到她，有的欢呼，有的雀跃，她们看到她们亲爱的老师终于能重返课堂，高兴极了。

为了让评梅能够病后调养，也为了她个人的安全，校长林砺儒硬是让评梅搬到他家里去住，就这样，评梅搬到了林校长的家里，暂时告别了“梅窠”。

在离开“梅窠”前一日，她写了一些诗句，赠给这个陪伴她许多日子的“梅窠”——

依稀是风飘雪花，依稀是柳絮天涯；问燕子离开旧巢，含泪飞向谁家？

惠风撩乱了诗情，晚霞横抹诗境；只点染了一轮月，几株松，惹我留恋着，梅窠的烟云。

疏刺刺几枝梅花，冷清清一盏孤灯；听，远处送来的古庙钟声，窗前唱和着草虫低吟，惹我留恋着：梅窠的幻梦。

铸成了铁样的素心，包住了海样的深情，榻上遗下泪迹，案上留着药馨；风宵月夜，少了个瘦影。

与此同时，在太原。

深夜，在太原省立一中“青年学会”的两间屋子里，高君宇、侯士敏、李毓棠、潘思博——几个人秘密成立了太原党小组。在这次会上，高君宇介绍其他三位入了党，同时向他们传达今年一月在广州参加的国民党一大的情况，以及这次大会的基本精神。侯士敏等人也向高君宇汇报了山西的形势，主要是有一个国民党右派分子苗培成，从北京回到太原，他拉帮结伙，发展国民党员，同时印发《太原晓报》，大肆鼓吹反共，叫嚣预防赤化。

为了稳定太原，高君宇亲自找到苗培成，他想借与苗培成原来是同学关系之名，劝说苗培成，后来，因为阎锡山大肆搜捕共产党，终使高君宇不能露面，因为太原风声很紧，到处都在抓他，他只好暂时先回老家静乐县峰岭底村避难。

在家避难期间，他决定趁此闲暇之机，解除父母

包办的婚约，与李寒心解除婚约，同时也使李寒心从封建的婚约中解救出来。

他很容易就做通了李寒心的工作，原来，李寒心在未嫁之前，早已心有所属，只是迫于父亲的包办，才含泪嫁到高家，如今，高君宇这样一提出，她也就终于解脱了。

做通李寒心工作以后，他又开始做岳父李存祥的工作，他给李存祥写了封信，信中极其诚恳地表达了自己的心迹，也表达了新的思想对旧思想的挑战。从切身的角度来讲，李存祥确实看到十年来自己女儿的不幸，于是，就答应了高君宇的要求，两家都相互同意，并相互勉励以各自前途为重。

解除完婚约以后，高君宇以大胆机智的勇猛精神，又重返太原，在太原火车站，他化装成机车检修老工人，巧妙地躲过了阎锡山的检查，从容地坐上火车，到达了上海。

这时候的石评梅，正好面临放暑假，这次假期，她准备回家探望双亲，一是为了养好病体，二是为了平静自己对高君宇的心情。

6月30号，评梅正式离开北京，到了太原以后，她又搭上去山城平定的车，尽快地回到了家里。

在家里，有双亲的慈爱，评梅心中的酸楚减轻了好多。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哥哥已经为她娶了嫂

子，并且有了一个侄女昆林。家中一切都还好，父母身体虽然不如以前，但是还比较健康。他们对于爱女，是极心疼极疼爱的，询问这个，询问那个，主要关切的的就是她的病体。评梅觉得，在家真是温暖极了。

这次回来，她来到了吟梅的坟头凭吊童年的好伙伴。吟梅，正值豆蔻年华，红颜姣美，人生才刚刚起步，就这样香消魂断了。评梅立于墓前，一种失落感，一种对亡友强烈的缅怀思念，促使她吟下了对吟梅的悼文：

因为这是梦，
才轻渺渺莫些儿踪迹；
 飘飘的白云
我疑惑是你的衣襟？
 辉辉的小星
我疑惑是你的双睛？
 黑暗笼罩了你的姣容，
 苦痛燃烧着你的朱唇，
 十八年惊醒了这虚幻的梦，
 才知道你
 来也空空
 去也空空！
 死神用花篮盛了你的悲痛，

用轻纱裹了你的腐骨
一束鲜花
一杯清泪
我望着故乡默祝你！
才知道你
生也聪明死也聪明。

评梅念完悼念的诗文，久久地伫立在坟墓前，她清醒地明白了，吟梅的死，是黑暗的封建婚姻制度，万恶的社会造成的！今天，有多少青年惨死在这罪恶的制度下！她这时突然对君宇更加理解了。

评梅觉得，他对她的爱，他一心要解除与李寒心的婚姻，他不愿意把自己的青春和爱情，埋葬在万恶的社会制度下，只不过他是为了追求光明和幸福。而她呢？她摧残了自己青春的花，她熄灭了自己生命的火！她压着万丈的火焰，委曲求全，做旧礼教旧观念称道的可怜的人，在人世的陈规陋习中蠕动着。她不追求自己的真心的爱情，而是想永远沉寂着，压灭自己的感情火花。

唉！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回家以后，她想了很多很多。以后的日子里，她便感到了山城的寂寞，一股莫名的忧郁和寂寞总是笼罩着她，她每日抱着一本小说，或在院里的葡萄架下，

或到门前的桃花潭畔，说是看书，其实什么也看不进去，常常瞅着天边的远山发愣，望着流云默想。她总是心神不定。她这是思念谁吗？为谁担悬着心吗？是高君宇？！是的，她不能否定，她确是为高君宇担心着，她为君宇而思念着。她是爱上他了吗？她是爱上他了吗？她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7月12号，她终于收到了一封君宇从上海寄来的挂号信。信中详细地告诉了他山西的境况以及与李寒心解除婚约，后又到上海的概况。

评梅读完以后，心里踏实了许多，但她不能承认，她是爱上了他。因为，君宇虽然挣脱了封建礼教，但终究是得不到她的，哪怕只是爱。因为，她早已心灰意冷，君宇追求的，到头来不过是一朵枯萎的花，一具形同腐败了的少女尸骸。因为，君宇终究是要失望的，她觉得他更加可怜。因为，要么，她放弃独身信念，给他以爱；要么，坚守信念，把他逼进爱的死湖！可是，她怎么能改变誓言呢？，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忠诚的朋友走上爱情的绝路，她又无法挽救他，她怎能不伤心落泪！

“唉！君宇啊，君宇！”评梅从心底里发出一声令人撕心裂肺的哀叹：

她呆想了一会儿，仿佛又在自语：

“呃，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终不免因我而死！”

想到这儿，评梅不觉浑身打了个冷颤。

就这样，评梅郁郁寡欢地过了一个暑假。离暑假结束还有十来天，评梅就急着要返回北京，她不顾父亲的阻拦，她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离开这温暖幸福的家。她只对父母说：“要开学了，我得回去准备准备课程。”

回到北京后，她每天除了备课，讲课，就是抓紧写稿，还清许多报刊索稿的文债。同时，她把自己的新作编成一百多首、汇集成一卷，交给她的朋友孙席珍。孙席珍在《晨报副刊》工作，并负责编辑《京报·文学周刊》，是评梅的好朋友，她经常编发评梅的诗，并为它作简评。这卷诗，孙席珍为它加了个“百花诗选”的题目，便交给《文学旬刊》发表。

后来，评梅又和小鹿商量，她们俩合出一本诗集，题目叫《梅花小鹿》，两人分头去准备诗稿。

一天下午，评梅正在女子部主任室。小鹿给她引来了两位朋友，一是欧阳兰及妻子夏希，还有一个是北大的黄心素，他们组织了一个“蔷薇社”，想邀请评梅和小鹿参加，问问评梅的意见。

评梅看到他们特别诚恳，于是就答应了。她想多做点事，以便使自己的心绪完全改变过来，改变以前的忧郁。

第二天，评梅就和小鹿一起找到了她们主要参与

的《京报·妇女周刊》的总编辑邵飘萍。邵总编正值不惑之年，风度潇洒，目光如炬，思维敏捷，话锋犀利。他听了评梅的来意后，说：

“你能参与《京报·妇女周刊》的创办和编辑工作，我很高兴。不过，《京报》因为揭露曹汝霖的卖国行为，遭到查封。曹汝霖又下令要抓我，我曾化装躲到上海。四年前，我重返北京后，创办《京报》，照样抨击时弊，还为李大钊、鲁迅先生开辟专栏。今后，这也许会使你们受到牵连的！”

评梅听了邵总编一腔爱国肺腑之言，心里更觉得对他敬慕，她对邵回答说：

“邵先生，积弊日久，欠债愈多，作为喉舌，报纸不去抨击，谁去抨击？报纸不替民众说话，谁替民众说话？您做得很对，我十分敬佩。我们几个，才疏学浅，当然不敢效董孤之笔，步邵先生后尘。但是，我想在邵先生的指导下，总不至于给《京报》抹黑吧！”

邵飘萍颌首笑了，石先生果然是个才女啊！他又问：

“如果创办‘妇周’，不知石女士有何想法？”

石评梅明白，这是邵先生在问她办“妇周”的宗旨，于是她说：“今日虽已是民国十三年，但是，仍有许多女子，在旧礼教的桎梏中呻吟；仍有许多聪明

智慧的女子，在努力于贤顺贞节，并以为光荣，这是女界的愚昧；仍有许多有才能的女子，在柴米油盐，描鸾绣凤中湮埋——这是女界命运的悲惨。所以，我认为，‘妇周’应当激起女界的觉醒，让所有的妇女都明白，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以粉碎桎梏，创造新生；相信自己的热，可以焚毁网罟，创造未来！总之‘妇周’就算是个小小的火把吧，但是这弱小的火把，如果燃烧世间的荆丛，将会是猛烈、光明的火炬！邵先生，你说是这样的吗？

邵飘萍一直频频点头，听完评梅的话，他又重新打量了评梅一下，脑海中突然蹦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几个字来。是的，唯独眼前这个女子的丰采神韵是配得上这几个字的。

“好！就这么定了，我正式任命你做《京报·妇女周刊》的主编。”邵飘萍高兴地说。

她们从邵飘萍那儿出来，小鹿高兴地活蹦乱跳，一个劲地夸评梅能说会道，而评梅则感到任务的艰巨，将会有许许多多的工作等着她去做。

1924年10月，正当评梅和小鹿成天校改稿子，专心做学问的时候。在北京，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

风云突变，军阀开战。中国的大地上，响起了隆隆的枪炮声。

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仅在一夜之间，不放一枪，不耗一弹，在宁静的深夜，鸡犬不惊，民众不知。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重大军事会议，决定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因为考虑孙中山来京尚需一段时间。于是，先请段祺瑞出面维护。而早已暗中窥视北京宝座野心勃勃的段祺瑞，受此邀请，正中下怀！

就在孙中山11月13日从广州出发，来北京的途中，段祺瑞和张作霖便于11月21日，24日先后到京。段祺瑞24日就任临时执政，冯玉祥25日便被迫提出辞呈，发出下野通电，避居京西天台山。

冯玉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成功地发动了北京政变，然而又以比“迅雷”更快的速度，被挤出了北京城。这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避居天台山的冯玉祥，仰天长叹：前门赶走了一只狼，后门引进了一只虎！

而孙中山在北上途中，到上海见到高君宇，高君宇等人劝他尽快北上。11月12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以求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孙中山先生一直到12月4日，才到达天津，而这时候的北京早已改姓易主了。

在天津，高君宇陪同李大钊去会见孙中山。李大钊向孙中山详细分析了目前北京的形势。并且表明了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应当立即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表示同意。

在天津，高君宇又咯了两次血，他一路护送孙中山北上，操劳过度，到达天津的第三天，便病倒了。李大钊派人立即把他送回北京住院治疗。

北师大附中的下课铃声响了，评梅挟着课本刚出课堂，门房老张告诉她，有她的电话。

电话是高君宇的一个朋友兰辛打来的，他说高君宇已回到北京。因为又吐血，现在住在德国医院。兰辛说，高君宇怕她担心，不让她来，说过几天再来。

评梅怎么能等呢？她连忙雇了辆车，直奔德国医院。

当她急匆匆地奔进医院，这才知道，不应该着急地闯进去，应该稳定心绪，慢慢走进去，这样才不会使君宇过于激动。

她轻轻推开病房的门，只见病床上躺着高君宇，似乎已经睡熟。他一只手搭在胸前，眼睛已经因为劳累凹陷下去，脸色蜡黄惨白，形销骨立，枯瘦如柴。在他的床头痰盂里，咯了半痰盂血，鲜红鲜红，枕头边放着几本书，书上放着副黑框边的眼镜。

评梅的心一酸，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从她光洁的脸腮上滚落下来。她一下子跪到床边的地上，从灵魂深处发出了一声呼唤，这是孕育日久的真情的呼唤：

“君宇，我接受了，我接受了。君宇！”

说完，她双手搭在床沿上，伏着头，悲痛地哭泣着。

高君宇听到了哭泣声，醒了过来，看见评梅，他一阵激动，握住了评梅的手。他问：

“评梅！你刚才说什么！你接受什么了！”

“君宇，我的朋友，我接受了，我接受你的爱！”

高君宇使劲地握住评梅的手，并且因为过于激动，他的手有些颤抖。

“评梅，谢谢你！”他的声音饱含着真情，流露出喜悦：“谢谢你！我终于等到了你的爱，我终于得到了你的爱，我终于得到了值得我深爱人的爱！”

他用手把她脸上的泪水抹去。

“君宇！不，君宇！”评梅又哭了，“我接受你的爱时，我也把爱给了你，我愿你，用你的热泪来浇灌它；你假如承爱我的心，现在我就将这颗心双手献在你面前。我愿你：用你的鲜血来滋养它。”

“我完全答应你。”

“那么，你是真的爱我了？”

“那还用问吗？”君宇答道。

“我要你回答。”

“好！我回答，是的，我是用全身心爱着你，评梅。”

“那么，”评梅说，“你果真是爱我的，我想你一定能完成我的主义，并且为它做出牺牲。”

“主义？”君宇一怔，“什么主义？”

“从此，我爱独身，你也爱独身，这就是我的主义。”

“什么？”君宇惊异了，“独身主义？”

“是的，独身主义！”评梅说。

高君宇这次是听明白了，评梅呵，你这个人，思想怎么还这样，你说接受了我的爱，却仍旧坚持“独身”！这叫什么爱？这种爱，不是太残酷了吗！

他默然，黯然，他松开了她的手，脸上露出一一种令人难受的笑，令人心碎的笑。这笑，是那樣的酸楚，是那樣的凄慘，那樣的悲苦！沉默了好一阵子，他说：

“评梅，你也是新的时代的青年，你这样做，将会毁了两个人的爱情，将来你一定会后悔的。而且，评梅，你这种孤僻的素志，特异的思想，是逆天性的！你把自己的青春和爱情，殡葬在这种旧观念的冷宫里，不仅会摧残你美丽的外表，也会摧残你的才华！评梅，你不要这样做，快放弃你的独身主义吧！”

不料，这时候的评梅却十分固执，她未能从她的残痛中自拔出来。“朋友，你真的爱我，为什么就不能尊重我的主义呢？”评梅十分的认真，十分的严肃。

高君宇沉默了，看来，他不能使她从过去的阴影中摆脱出来。

“君宇，我求你，你说吧！”

“起来吧！”

“不，君宇，我是跪着求你呀！”她很真切。

君宇只好叹口气，无奈地点点头。

“君宇，原谅我！”

“评梅呵，放心吧！我原谅你，至死我也能原谅你。我不原谅时，我就不会这样缠绵地爱你了。但是，评梅，一颗心的领赐，不是病和死可以换来的，我也不肯用病和死，去换你那颗本不愿给我的心。我并不希望得到你的怜悯同情，我只是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中，我是最爱你的，我自己呢，也曾爱过一个值得我爱的人。评梅，就是我死后，也是爱你的！”

高君宇这番话，是他鼓足勇气表白的，很有些大丈夫慷慨悲歌的英雄气概。但是，评梅听了，却觉得他的声音，他的话，字字带血，声声是泪，这血和泪，是从他的心灵深处一滴一滴地流出来的，滋养浇灌她的心，她的爱。

她心想：我不仅对君宇，今生今世不管对谁，我都保护自己少女洁净清白的身躯！以此来报答君宇对我的爱。今生今世，我都把这颗心，永恒的爱，奉献给君宇！

他们又说了一会儿关切勉励的话，评梅要君宇好好养病，她会天天来看他的。临走之前，她抓住君宇的手，那是一只蜡黄、惨白、青筋突出、瘦骨嶙峋的手，她用她光泽、圆润、细腻的脸，轻轻地、亲切地抚摸着。她要通过这抚摸，给他以柔情，给他以慰藉，抹去他多日来大江南北奔波的劳碌风尘，湖海漂泊的孤独寂寞，抹去因为她的冷酷给他心灵带来的悲苦。

他们就这样久久地，久久沉默。

又是一个黄昏，评梅买了一束红梅，走进了高君宇的病房，君宇睡熟了，她便把一张写着“当梅香唤醒你的时候，我曾在你梦境中来过——评梅”的字条压在他枕头下面。她呆在君宇的身边，久久地、久久地凝视着，爱惜着他，她是爱他的，真的爱他的。

一会儿，李大钊、兰辛、小鹿等人也进来了，高君宇这时也醒了。他看到这么多朋友围着他，心里非常高兴，因他急于知道外边的情况，李大钊就对他简单谈了谈。

李大钊说，北京政变以后，段祺瑞政府临时执政，张作霖也入关进京，现在北京便是段张的天下，中央决定：应该首先召开国民会议促成全国代表大会，和段祺瑞政府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此，中央责令我们北方区执委会，协助孙中山尽快进京主持召开这个大会，可是，现在中山先生的病情让人担忧。

一屋子的人都沉默了。

李大钊又说，孙中山进京的态度很坚决，他决定后天，也就是12月31号，抱病进京！我们的任务是：发动全北京市民、学生，到前门火车站欢迎孙中山，要造成一个浩大的局势。

高君宇听了，坚决要求提前出院，带领学生、市民去欢迎孙中山，李大钊因为他的病刚有点好转，还没康愈，因此，坚决不同意。两人正在争执，德国大夫克利进来说，高君宇不能出院，就是病好以后，也必须静养半年，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评梅也劝他，不要急着出院，一切要听大夫的，高君宇才稍稍安静点。

第二天下午，评梅告诉他，不但大学的学生，女师的，师大附中，春明女校等好多中学的女学生，也都组织起来了，明天去前门车站欢迎中山先生。

末了，评梅兴奋地告诉他，她也去！

高君宇听她说这话的时候，显出从未有过的激动喜悦的情绪，不太大的眼睛，闪出从未有过的兴奋的光亮。他突然握住她的手，握得她那双柔软白嫩的小手感到有些疼痛，他是太高兴了，高兴评梅能够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

1924年的最后一天，呼啸的狂风，把房上、树上、地上的积雪，吹得漫天飞舞，在古城北京的上空，在人群涌动的街道上，飘飞着，古老的灰城，愈

发显得灰暗。

大中学生、教员，长辛店工人，机关的公务员，小商贩、洋车夫、黑压压的北京市民，手里拿着一面面小旗，上面写着——

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中山主义万岁！
废除不平等条约！
欢迎开国元勋孙中山先生！
欢迎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

数不清的人群，数不清的旗子，蜂拥着，向前门车站走去。

孙中山先生，没有听别人的劝阻，他坚决按期按点赶到了前门火车站，冒着寒风，他下了火车。

孙中山先生和站在车门前的李大钊等社会名流要人，亲切地握了手，然后，他通过车站大广播，向广大学生、市民讲了话。

孙中山重申了这次北上的目的和主张，他特别强调此次赴京，并无权位观念，完全为促进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事。一俟时局初定，他当游历欧美，促使各国取消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对他的讲话，人群中不时爆发出阵阵口号声和热

烈的掌声。

人们都争先恐后，翘首仰望，谁都想观瞻这位声名显赫人物的风采。可惜，无数只挥动的手臂，无数面舞动的小旗，遮挡了后面人们的视线。

评梅也站在人群里，她努力翘着脚，伸着脖子向孙中山望去。以前，也就是1912年，她就在太原看到过孙中山，听过他的演讲，心里就充满了崇敬。这次，终于她又看见了孙中山先生，正是这位革命伟人，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历史和人民，将永远记得他的丰功伟绩。

与此同时，病榻上的高君宇，心情也久久不能平静，他不放心孙中山之行，他也不放心评梅。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走。

他想，我也许活不了很久，也许在我临死之前，评梅对我，仍旧是精神上的爱，仍旧保持她洁白一身的独身主义。但是，只要她能走出自我封闭，走出象牙塔，只要她能从悲哀中解脱出来，走进时代的风暴，融汇到革命的洪流中去，我死也欣慰了。

正自想着，评梅走进屋里来了，君宇一阵激动。

石评梅和高君宇都深情地凝视着，好半天，石评梅柔声说：

“呵，感谢上帝保佑，你又从病床上站起来了！”

高君宇说：“医院的克利大夫，说我明天就可以

出院了。你为我高兴吗？评梅。”

“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这还能骗你！”

“好！不过，你即使出院以后，也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奔波劳累，好吗？你答应我！”

“好！”君宇深情地望着她。

中午，评梅回去吃了饭，下午又去了德国医院，陪着君宇，一直到晚上八点多才走。

回到家里，她久久睡不着觉。她的心，说不上是惆怅，还是傲意。她总觉得，“结婚结合，是一种爱，不结婚不结合，也可以成为一种爱。归宿虽然不一样，方式也不尽相同，但是，都能达到爱的峰巅。况且，结婚结合，未必都会有真正的爱，而真正的，不是虚假的爱，高洁深沉的爱，常会在不结婚的独身者当中产生。

可是，不知为什么，自从欢迎孙中山那天她去看了高君宇之后，她看到君宇的心为她的重义凄苦着，她的心底便产生了一种惆怅的忏悔。当她接受了他的爱，但同时又要求彼此终生保持清白以后，高君宇心虽凄苦，但仍然对她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关心、爱护、体贴、温暖、柔情和爱。他越是这样，评梅的惆怅越是带着忏悔的成份。傲意、惆怅、忏悔，搅和在一起，使她剪不断，理还乱。

外面开始下雪了，呵，新年的雪，纷纷扬扬。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应当是的！

第二天，评梅又去看了君宇，并向他道贺新年快乐！她拿了一束红梅，让君宇做一个祈祷，诚心诚意的祈祷。

君宇疑惑了，难道他们之间的爱情，还会有突破性的进展吗？

高君宇想到这儿，说：“既然我的祈祷是没希望的，我何必去乞怜上帝，祈祷他能赐给我幸福呢！我不愿意向他祈祷，我只是希望你以后生活得很幸福，很快乐！也许，我们俩在一起的时间不会很多了，在我还能同你说话的时候，我们都互相给予对方快乐和安慰，这也许就是我的所谓祈祷吧！”

说完，高君宇给她讲了一个梦，一个他在睡梦中和评梅在一起共度最后时光的梦！一个让评梅心惊肉跳的梦，一种不祥的感觉袭击了她。

外面，纷纷扬扬的大雪，仍旧在无声无息中，不慌不忙地下着……

1925年1月5日，雪终于停了，太阳露出了笑脸。由于高君宇刚出院，石评梅约高君宇去陶然亭散步。陶然亭是他们经常来的地方，他们在这块偏僻的地方，也就是还没有被军阀权贵们造得乌烟瘴气的地方进行散步、集会，讨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陶然

亭的每一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也留下了他们的诗情画意！他们在这里与陶然亭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半年多来，他们第一次又来到了阔别已久的陶然亭游玩。但他们还不知道，这也是石评梅与高君宇一起最后一次游陶然亭。

石评梅与高君宇在宣武门洞口相见了。高君宇见盼望已久的评梅走过来，赶紧迎了上去，石评梅一股激情涌上心头，“宇哥，陶然亭正在张开双臂，焦急的等待着他们的故人到来呢？我们赶紧进去吧！”高君宇会心地点点头。石评梅与高君宇手拉着手，穿过三门阁，来到陶然亭的小桥北面，在桥头他们看见一个卖冰糖葫芦的老头儿。由于北方天气较冷，老头儿穿着一身旧大衣，头戴一顶破毡帽，脚穿一双单鞋，在雪地上不停地来回走着，嘴里也不住地吆喝：“冰糖葫芦！冰糖葫芦——！”石评梅笑着对高君宇说：“宇哥，看，卖冰糖葫芦的。小妹都要馋死了，还不给我买两串。”高君宇看着那张白里透红，招人喜爱的脸，憋住笑，虚张声势地说：“是吗？那可不得了，赶紧买，要不把你馋死了，谁来陪我玩呢？”说着向糖葫芦摊子走去。一串串糖葫芦被雪后的阳光照得光彩夺目，闪闪发光。老头儿热情地介绍着，有山楂的，金枣的，葡萄的，山药的，还有夹馅的，有青红丝的，杏仁的，金糕条的，豆沙的，一样来一串吧，赶紧买

吧，再往前走就没有啦！高君宇看着石评梅那俊巧的小嘴说：“小妹，还不赶紧挑呀，要不可就真的馋死了。”石评梅瞧着这些晶莹透亮的糖葫芦，甜蜜地笑着看了看高君宇，挑了两串山楂和金糕条的。

走过小桥，石评梅给了高君宇一串，俩人一边吃着，一边说笑着向公园里边走去。陶然亭笼罩在雪的世界里，雪后游陶然亭，别有一番情趣，特别是石评梅与高君宇。

高君宇由于病后还没有恢复，身子还很虚弱，手中提着一条古铜色的手杖，时不时地用以支撑着身体，有时又在雪地上乱画着。

陶然亭被大雪覆盖了，慈悲庵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如同一座镀金镶的美丽宫殿。而南面的城墙则像是一条白色的巨龙在陶然亭上爬着。糖葫芦吃完了。评梅由袋中拿出没织完的毛衣，让高君宇给她拿着毛线球，自己织起了毛衣。他们边走边聊，来到了陶然亭东北的一座土山上。山上有两座坟茔，一座是香冢，一座是鹦鹉冢。

石评梅兴致勃勃地给高君宇讲起了有关香冢的传说：相传在明朝有一个名妓叫香娘的，嫁给了公子颖川。而颖川的大妻子刁毒凶狠，虐待香娘，香娘受不过，愤愤而死，死后就葬在这里。于是，引来了许多的文人墨客，来凭吊这“葬香埋玉”的香冢。

石评梅说着说着，忽然想到林黛玉的葬花诗——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
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我离开山西平定，离开家乡父母，漂泊在外，
谁知死后会葬在何处呢？又有谁会来葬我，凭吊我呢？
想到这里，心中感伤，不觉地落下泪来。

高君宇见石评梅说着说着，便停了下来，不大工夫，又哭了起来，猜到她可能是想起了林黛玉的葬花诗。高君宇拉着石评梅的手说：“评梅，你正当青春年华，身体健康，动不动就伤感落泪，动不动就想到死，到什么时候你的泪才能流完呢？记得所罗门曾说过一句名言：心情舒畅是最好的药物，垂头丧气足以使骨髓干涸。小妹，忧郁会害死人的呀！”评梅自语道：“唉！红颜薄命，自古亦然。”高君宇对评梅说：“你听这歌，汉家宫阙斜阳里，五千余年古国死，……愿从兹以天地为炉阴阳为炭兮，铁聚六洲。铸造出千柄万柄宝刀兮，澄清神州。上继我祖黄帝赫赫之威名兮，一洗数千余年史之奇羞！”石评梅抬起头来看着高君宇，疑惑地说：“这是秋瑾的《宝刀歌》呀。”高君宇十分认真地说：“是的，她东渡日本，结识了很多留学生中的革命者，她身在海外，寻求富国强兵之道，忧国忧民，心切情真，她的诗，豪情洋溢，激励人心。她决心回到祖国，参加革命。回国后参加孙

中山领导的反抗清政府的斗争！被捕就义，死的时候才三十岁。评梅，你说她难道不是英雄女子？”石评梅默默地不说话了。

高君宇语言诚恳，性情直爽，气宇沉重稳健，他用一颗赤诚的心在和石评梅交谈，说石评梅的诗，反映了“五四”以后许多青年的苦闷，控诉了封建礼教的黑暗。但是由于过度的悲伤，苦闷，不能激励人积极向上，不能催人以振奋向前，不像秋瑾的诗，震撼人心，鼓舞人献身报国！你才华出众，智慧超人，应该用你的笔揭露反动和黑暗的，去歌颂正义的和光明的东西。还记得见到的长辛店的那些工人吗？在1922年的‘二七’血案中，他们大部分都牺牲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你都见过，是吗？”

石评梅有些激动，突然抓住了高君宇的手，眼睛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深情蜜意，久久地凝视着他说：“谢谢你，我的朋友！你是我真正的好朋友！可是，在过去吴天放却一直说我的诗好，原来那是在奉承，吹捧！……”

这时，石评梅和高君宇来到了陶然亭畔葛母墓旁边。高君宇突然想到自己，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世了，深深地叹口气用手指着旁边一块背依树林的土山说：“记住评梅，倘若你是真爱我的朋友，我死后就葬在那里！让我离开这座被军阀权贵们，糟踏得目不

忍睹的伟大城市吧！朋友，请记住，我今天就把身后的事情嘱托给你！”高君宇举目观天，陷入沉思之中。

石评梅侧脸看看高君宇说：“喂，不要再想了！”高君宇仿佛猛的醒了过来，朝石评梅笑了笑。

石评梅继续织着毛衣向前走着，猛的，石评梅织着毛衣的线拉不动了，回头一看，只见高君宇手里拿着线球，用手杖在雪上写出的是“心珠”两个字。

“心珠”——是评梅的乳名，是家乡的父母和兄嫂这样称呼她的。高君宇在写这两个字时，凝聚了他对石评梅的爱！凝聚了他全身的力量！凝聚了他对石评梅的眷恋！石评梅体会了他的心意，体会到了他的情。石评梅回报给他一个甜蜜的微笑，然后轻轻地说：“踏掉吗！”一边说一边抬起脚准备去踏掉，同时还看着高君宇。高君宇勉强地说：“那就踏去吧！”但是，石评梅的脚没有落下去，却拉住高君宇的手继续向前走去。

荒凉的陶然亭，夕阳斑驳的霞光披洒在挂着雪团的芦苇荡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辉，这里开阔、洁净。高君宇顿时觉得心旷神怡，面对空旷的山野，大声地念起一首诗来：

霜雪的宝剑，日日呵长啸！
珠钻的剑匣，时时呵舞蹈！

要觅人间的壮士，抒他的光芒，
要滴人间的鲜血，解他的饥渴，
掬着满怀的郁结，
他泣向和平的女神祈祷：
“神呵！
和平原为战争，
战争原为和平，
莫有战争呵——又何须和平？
我的雪裙要血濡！
我的锋花要绽苞！
我誓愿把希望的种儿，
洒向人间，开一树灿烂的红色。”

……

暮云下，
她捧着寒光照射的宝剑赠他，
她说：
“英雄呵！
取人间的血，濡染你刀上的花。
清风飘送着去后的余香，
天空中舞蹈着他的云裳，
依稀犹听见
“英雄呵！取人间的血，
濡染你刀上的花。”

石评梅感到十分惊喜，高君宇内心居然蕴藏着如此炽热的感情和天真未泯的幽默情趣。尤其是他惊人的记忆。石评梅一下抓住他的胳膊，异常激动地说：“君宇，我真的有些惊讶！已经一年了，你居然还能记得我发表的一首诗，而且无一差错，你的脑袋怎么这么好使！”高君宇笑笑：“小妹过奖了！我不是用脑袋在记，而是用心在记！”

这首诗是石评梅写于1924年1月14日，题目是《宝剑赠英雄》，最早发表在《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924年7月21日第一版，本处是节选的一部分。这首诗读后使人精神振奋，平添一种血染的战力，增加人的豪情壮志！这是石评梅随着“五四”的洪流，一路呐喊着，向封建社会冲杀的女将的杰作。

太阳快落山了，游人也都开始离开了陶然亭，只有高君宇用手杖写的“心珠”二字留在了陶然亭的雪地上。

1925年1月9日，高君宇又坐上了京沪线的火车，秘密离开北京，带病来到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526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尽管李大钊同志曾经再三地劝阻他，可他还是抱病去了，可评梅还不知道。

石评梅现在是师大附中女子部主任，每天工作很忙，特别因为年假以后，学校的事情多，忙于校务，

另外石评梅还应聘给春明女校等几个学校兼课。所以自从那次与高君宇雪后游陶然亭后，又有十来天没见了，也不知他身体恢复得怎样了，也不知他按没按照克利大夫的要求去安心静养。

这一天，石评梅忙了工作，准备去找高君宇，看看他休息得怎样。正要去时，兰辛，邵用贤，高全德来找她了。兰辛把高君宇临走时给评梅的信交给了她，同时还对她说，由于高君宇走得匆忙，没有来得及通知她，此去南方有重要的会参加，特此委托我转告你。石评梅不觉一惊，马上问：“什么时候去的？”还是兰辛说：“九号。”石评梅沉着脸自语着：“九号，九号，今天已经走了四五天了！静养半年，静养半年，怎么个养法啊，这才几天，他就……”石评梅带着明显的担忧和抱怨的口吻说：“为什么一定要他去？……”

兰辛他们没有说什么。从石评梅的谈话，和她的急躁、怨恨的神态，他们强烈地感到：石评梅对高君宇，如同高君宇对石评梅，真是互敬互爱。尽管这样，他们又怎能把高君宇去参加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事告诉她呢！

远处山头的残雪，被太阳照得闪着刺眼的白光。一列火车在京沪线上疾速地奔驰着。高君宇就坐在这列驶向北京的车上。十几天前高君宇就是坐这列车来上海参加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从1月11日到22日，共计12天。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还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等共计20位代表，代表着全国994位党员。这次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加强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和为迎接革命高潮需要做的准备工作。陈独秀代表中央委员会做了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案和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宣传工作、组织问题等议案，通过了党的第二次修正章程和大会宣言。

在这次会议期间，高君宇与周恩来初次相识，他们真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互相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们不会想到，一个不到两个月，便离开了人间；而另一个则成了名垂千古、万人仰慕的国家总理。

高君宇感到周恩来思维敏捷，谈锋凌厉准确，处事机智果决，待人真挚热情，心胸宽广，稳健深沉，成熟持重，爽朗明快，活泼幽默。和他交往，不由人不把自己的心里秘密，和盘向他托出，得到他的指点。

1月23日，黄浦江上花花绿绿的船只来回穿梭。黄浦江上的晚风，带着潮湿的淡淡的腥味，吹拂着一对年轻人——周恩来和高君宇的衣襟。这一对胸怀大志，匡扶社稷的年轻人由于在会议期间很紧张，很忙，

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深谈，所以现在相约来到黄浦江滩好好谈谈。

周恩来面对着高君宇微笑着说：“君宇同志，我早就知道你。你是李大钊的学生和亲密的助手，战友，你是“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我党创建时期的理论家，你写在《向导》和《政治生活》上的那些文章，见解正确深刻，文风活泼泼辣。每次我都认真阅读。

高君宇说他也早就听说过周恩来的名字，只是相见恨晚，并且高君宇也早就知道，周恩来是天津学生运动的领袖。特别遗憾的是：1920年8月，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和李大钊领导的“少年中国学会”等五个革命团体，集聚陶然亭共商中国革命前途，由于高君宇临时有别的任务没有参加，错过了与周恩来相识的机会。

江风吹打着两颗年轻人火热的心，高君宇与周恩来越谈越投机，越谈越深入，有时两人竟开怀大笑起来，引得黄浦江滩旁的人们侧目而视，不知何因。

周恩来又告诉高君宇：他出生在淮安。祖先是绍兴的师爷。到了祖辈，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到了父辈，家庭就中落了，收入还不够维持生活，但由于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宁愿借债，也不愿丢面子，因此，从小就懂得生活的艰辛。母亲由于操劳过度，三十五岁就因为肺癌病死了。后来他离开淮安到东北铁岭，

沈阳，天津，日本求学，又去法国勤工俭学，以及《新青年》、《星期评论》、《每周评论》这些进步刊物对他的影响。周恩来还告诉高君宇如何认识的邓颖超，以及他如何爱慕她的。邓颖超是河南光山人，后来与周恩来结婚，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

高君宇也把自己的经历包括怎样离得婚，怎么爱慕石评梅，石评梅是怎样想独身，以及许多细节，一些最隐秘的事情都对周恩来说了。

周恩来对高君宇和石评梅的相爱，非常仰慕，而且希望他们爱得深，爱得持久。他说，要有耐性，只要石评梅真心爱你，有一天会被打动的，并且说，一有好消息，要马上通知他，千万不要忘) 啰。

高君宇高高兴兴地点点头，并且说他对周恩来对邓颖超的爱也非常支持，并且希望周恩来爱情问题上要大胆，不要太腼腆。

周恩来瞅着高君宇那张诚挚的脸，那双诚挚的眼睛，有些不太好意思地说：“好，我听你的。我想请你，做我和邓颖超的红娘，不知你是不是愿意？”高君宇高兴地满口答应：“恩来，这红娘，我不但愿意当，我相信一定能当好，当成！可就是，空口无凭！”周恩来笑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交给高君宇，并小声说：“这是一封情书，你拿着它，就当你和她见

面的介绍信，不过已经四五年不见了，不知她现在心里是怎么想的……”。

火车拉着尖啸的长声，驶进了天津车站。高君宇收拾好提包，摸了摸口袋，周恩来给邓颖超的信还在。火车一停下，便第一个下了火车，去达仁女校找她。

高君宇到达仁女校找到了邓颖超，邓颖超热情地接待了他。高君宇说明了他是受周恩来的委托，特地来探望她，并且给她带了一封信。邓颖超兴奋地说：“高君宇同志，你受周恩来委托，特意来看我，我非常感谢你！”

高君宇看着邓颖超微微笑着说：“邓颖超同志，认识你像认识恩来一样，我非常地高兴。”邓颖超接过信，微微羞涩地说：“你是来当红娘的吧？”高君宇一怔，笑道：“只不过是鸿雁捎书罢了！”邓颖超看完信，微笑着说：“君宇同志，我确实感谢你做了我和恩来的红娘！”

这一天，高君宇与邓颖超谈了很长时间，谈了很多。仿佛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彼此都渴望多年，而今终于见面了似的。

高君宇坐在奔腾疾驶的火车上，默默地想着此次参加会议的经过和与周恩来、邓颖超的交往。他沉浸在少有的幸福中。

高君宇一到北京，马上向李大钊同志做了汇报，

晚上，又向中共北方区执委会做了汇报。

到北京的第二天，他就找到了石评梅，把他如何结识周恩来和邓颖超，向她详细做了介绍。评梅惊奇地发现，高君宇在谈到他的新朋友时，脸上露出少有的喜悦光彩。但却掩饰不住他的病态和倦怠，她感到十分忧虑。

她约高君宇去东来顺饭店吃涮羊肉，希望和他在一起多待会儿，希望给他补补身子，希望他高高兴兴。可是他不能不婉言拒绝石评梅的热情，因工作太忙了，高君宇一到北京，李大钊就通知他要全力以赴致力于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根本安排不出时间，他向石评梅保证，一有空，马上和她去东来顺。

二月的最后一天，高君宇找到石评梅。一见面，评梅吓了一跳，仅仅一个多月没见，简直有些认不出来了，比从上海回来时更加憔悴，脸色更加惨白。高君宇说他愿意陪她散散步，就不要去东来顺了。石评梅不愿流露出对君宇病体的担忧，尽量装出高兴的样子，说涮羊肉是北京的一大名菜，如何如何的好，连皇宫都吃，还说北京城东来顺的最好，涮羊肉决不可不吃。高君宇拗不过，也为了不使石评梅伤心，便一起去了东安市场附近的东来顺饭庄。

石评梅一会儿点这茶，一会儿点那菜；一会儿要

酒，一会儿要饮料。仿佛石评梅要把自己全部的青春热血，把所有的柔情蜜意，都释放出来，来滋补高君宇的病体，来温暖他的心，来冲淡因为她的“独身主义”给他带来的痛苦和哀伤。

高君宇知道石评梅的良苦用心。他把自己的苦恼掩盖起来，关心她，体贴她。他想：只要我不死，终究有一天，我会让她放弃独身主义，医治她的心灵创伤，让她回到一个少女正常的心理轨道上。而且一定能使她成为自己志同道合的同志，成为自己的终身伴侣，更好地发挥她的才智，为中国的前途更加光明而贡献自己的才华。

从东来顺出来，已经是傍晚了，夕阳撒落在大道上，笼罩在君宇的脸上的一抹余辉把高君宇照得更加枯瘦，脸色更加惨白。

石评梅不禁打了一个寒颤，不由地握住了君宇的手，心突然地颤抖了几下。他们谁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散步。

石评梅突然问：“今天你怎么有时间来找我呢？”高君宇低声说：“明天，是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日子，今天我放松一下。开会一开就得一个多月，只怕我就很少有时间了。”

石评梅娇嗔地说：“有时间来找我，看看我呀？”高君宇笑着说：“嗯，邓颖超也来北京开会，会议

结束后，我介绍你们认识。”

石评梅嗯了一声，抿着嘴甜甜地笑了。

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了。代表和列席代表200多人，在北京大学三院操场上合影，高君宇和李大钊老师在前排中间就坐。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三天后，高君宇便一病而与世长辞了！

那是3月4日，星期三。这天下午，石评梅突然接到兰辛的电话，说高君宇又病了，希望她马上去！

她放下电话，立即赶到医院。一路上，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啊，君宇啊，你可不能死！我愿意放弃独身，也不愿你死，我愿意我去替代你，如果你有了三长两短，那也一定是我害了你。

她打开房门，一进门，她马上惊呆了，仅仅三天，君宇好像变了个人，他形销骨立，枯瘦如柴，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如同一具尸骸！两只眼窝，更深地陷下去了，眼睛格外突出，原本已经很苍白的脸，现在已是惨白！

评梅惊呆了！

她一下扑到君宇的床前，把她那满是泪水的白皙光洁的脸，紧紧地贴到他的脸上。

“君宇！君宇！”评梅已泣不成声。

高君宇终于醒过来了！

“心珠！”他艰难地喊了一声。他想伸手去握她的手，但却没有力量。

评梅捧着他的头，他的脸，不住地抚摸着、亲切地抚摸着，愈发泣不成声。

“君宇！”她大哭起来，“都怪我，都怪我呀，君宇！这一切都是我的罪过，你是为了我，才……君宇！……”

高君宇笑了笑，慢慢地说：“不，这不是你的过错，你也不必难过，自责！造成今天这样，主要不是为了你，也不是为了爱！我是为了革命积劳成疾！不过，朋友，我一点不后悔！”

“不，你会好的，”她说，“你会好的！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

高君宇笑笑，说道：

“那里，还有几本日记，都交给你保存了。如果我过去还有什么地方，使你不够了解我的话，以后它们会告诉你的。”

评梅没再说话，只有把眼泪滴落到他的胸前，滴落在他的脸上。

又过了一阵子，兰辛和高全德来了。他们是去协和医院，联系住院的事，因为评梅学校里还有一个会，所以，她一再叮咛了君宇一番，才恋恋不舍地走了。

可是她没料到，下次见到高君宇的时候，他已经

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第二天晚上，高君宇便住进了协和医院。石评梅开完会，想去看望君宇，但又接到兰辛的电话，说还是让君宇静养几天，先别打扰他。

然而，评梅回到家里，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并且心慌得要命，仿佛遗失了什么，又仿佛有一件什么事情已经发生。她拿起书来，想镇定一下情绪，想安慰一下自己，可是，她一行字也看不进去！

夜已经很深了。

她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后来，好像不大一会儿工夫，君宇来了，啊！怎么君宇好了，出院了，而且打扮得很整齐，她忙扑上前去。

君宇微笑着：“是的，我又要出远门了，而且这次，要走很远很远！”

“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我怕我永远以四海为家了！”

评梅一下子就扑到君宇的怀里，疼爱地抚摸着他，“不，我不让你走，我愿意放弃独身！”

“是吗？！”君宇很激动，他一下子把评梅揽到怀里。

“可是，可是，我还是得走了。”君宇的话很模糊。

突然，一阵狂风吹来，君宇不见了，怎么不见了

呢？

“君宇！君宇！”评梅大喊！

喊声把她自己给叫醒了，原来，这是一场梦。

她睡不着了，她现在终于想通了，她是爱君宇的，思念他的，恋着他的，她不要独身。君宇的病，都是因为她，是她害了君宇，扼杀了君宇的爱情，扼杀了他年轻的生命！她得忏悔了！

1925年3月5日凌晨，评梅整夜都未合眼，她被感情折磨着，痛苦着，就这样，她一直站到天明。

天一亮，她就来到了学校。可是，仍然心神不定，向医院打了几次电话都未打通，高君宇，他到底怎么样了？

突然，小鹿跑了进来，她一见到评梅，就拉着她走，评梅问她，她也不答理评梅。到了门口，有辆马车，她就把评梅拽上去了。

一路上小鹿都不说话，评梅逼问她，她只是愤愤地瞪着评梅，评梅立即有一种不祥的预兆，还没到君宇处，她就晕倒在马车上了。

君宇真的死了！这是她醒过来从所有围观人的脸上看出来的。

评梅放声大哭起来。

协和医院的洁白的病房里，空荡荡的，床头柜上，有一张君宇的照片，评梅拿过照片，翻过来，只见背

面有高君宇的几句题词——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评梅的心震颤了！她仿佛看见一个胸襟博大、光彩照人的英雄，屹立在她的面前。对高君宇，她现在是在完完全全地了解了。然而，一切又都太晚了。

在收拾君宇遗物时，她仔细保存好了他的日记和文件，以及他第一次送给她的红叶。

这红叶，是孕育着一颗真挚爱情的种子，孕育着一颗高洁的灵魂。可是，她却拒绝了他？在爱情之花刚刚含苞待放之时，她便毁掉了它、毁掉了爱、毁掉了他的一生，也毁掉了她自己。这片红叶，编织了两个不幸的命运，隐藏了一桩为后人不可知的爱情悲剧。

君宇，别了！我的生生死死的恋人！

医院的后门口，停放着君宇的白棺，评梅亲自带人料理，把君宇葬到了陶然亭，这是遵照君宇生前的愿望安排的。评梅一边支撑着，一边又痛不欲生，就这样，度过了她一生中最悲痛、最难忘的日子。

评梅久久地趴在君宇的坟前。

在君宇逝世后二十几天，也就是1925年3月

29日，高君宇追悼大会召开了。
会上，评梅为君宇写了悼词：

君宇千古：
碧海青天无限路
更知何日重逢君

评梅挽

还有首挽诗：

梦魂儿环绕着山崖海滨，
红花篮青锋剑都莫些儿踪影，
我细细寻找地上的鞋痕，
把草里的虫儿都惊醒，
我低低地唤着你的名字
只有树叶儿被风吹着答应，
想变只燕儿展翅向虹桥四眺。
听听哪里有马哀嘶，
听听哪里有人悲啸。
你是否在崇峻的山峙，
你是否在浓森的树林
呵！刹那间月冷风凄
我伏在神帐下忏悔

为了往日的冷落
才感到世界的枯寂
只有明月吻着我的散发
和你在时一样
只有惠风吹着我的襟角
和你在时一样
红花枯萎，宝剑葬埋
你的宇宙被马蹄儿踏碎
只剩下了这颗血泪淹浸的心，交付给谁？
只剩下了这腔怨恨交织的琴，交付给谁？
听清脆的鸡声，唱到天明
雁群在云天里哀鸣
这时候，君宇君宇，你听谁在唤你？
这时候，凄凄惨惨，你听谁在哭你？

评梅再挽

高君宇的墓碑侧面，镌刻着高君宇自题照片上的那首大气磅礴的小诗，那首光彩照人的千古绝唱。碑文由评梅手书，遒劲、潇洒，凝聚着无限的深情——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君宇生前自题照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

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的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评梅

这碑文，是评梅从心底里发出的深情，它蕴含着至死不变的爱恋和铭心镂骨的哀痛！

四、香消魂散

石评梅，此后的她，每天下午放了学，先去陶然亭畔凭吊高君宇，然后才回到家里。她把他的照片放在床头，天天缅怀他，天天思念他。

她想，死的，死了！生的，毁了！我已经铸成了无可挽回的大错！对我自己造成这幕人间悲剧的结局，我绝不诅咒！相反，我才应该受到诅咒，君宇第一个就应该诅咒我的残忍！啊！我终于悟到了！我现在这种悲苦哀伤，这种悼亡追悔的心境，是真正爱我的君宇留赠给我的仅有纪念呀！君宇死后我怎么才认识了他的真正伟大之处，认识了他对我的忠贞不二，厚爱真情呢？

君宇，倘若你有在天之灵，你会知道，这便是我祭献你灵前的——一颗评梅的心。

评梅的心情很坏，但她仍努力完成教学工作，林校长看在眼里，他劝评梅快点回家去，反正暑假也快来临，她应该回家去，享受父母的温情。她也想早点回到山城父母身边。

但是，她无论如何也走不开。

因为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全国掀起反帝爱国

运动，《妇女周刊》总要表明态度以示声援。她本来在哀伤中难以自拔，但是，想到君宇对她的期望以及君宇曾说过：“我是可移一切心与力，专注于我所企望之事业的”。她想，“妇周”在这样的大事面前，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她身为“妇周”的主编，是不能立即走开的，她必须对得起全国二万万妇女同胞，才对得起君宇。

于是，她在痛苦的深渊里，挣扎着为“妇周”写稿，等最后的校订工作做完以后，她才能放心离开北京。

临走头天下午，她去陶然亭畔和君宇告别。回来，心里仍旧感到孤寂，惆怅，她便取下琵琶，慢慢地弹起来，把所有的哀伤和痛苦，都倾注在这琴声里。

火车宛如一条游龙，载着评梅，越过平原，越过山洞，越过娘子关，家乡在望了！

啊，家乡，母亲！我每一根情丝，都系在家乡山山水水的腰间，都系在母亲温柔敦厚的怀里。生我养我的家乡，生我养我的母亲，我唯有期待你们的爱，来抚慰我痛苦的灵魂！

终于回到了家里。家里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唯有双亲，他们都变老了，母亲脸上添了许多皱纹，父亲也苍老了许多，原先平板的腰身，现在已经佝偻，走路蹒跚，摇摇晃晃。评梅心中更是酸楚，她不愿把自

己的凄苦再倒给已经年迈的双亲。

父母亲这次，也为她的前途担心，女儿年龄也大了，生活对于她，才刚刚开始，高君宇的事他们也都知知道，可是，往后爱女只身一人在北京生活，怎么安排自己的一生呢？

父母亲为她的担忧，溢于言表，评梅的心揪得更紧了，生活对于她，命运对于她，怎么能这样不公平呢？

这一年暑假，比上一年更加凄惨，她的心更加悒郁，评梅当初是带着悲哀追悔的心情，提前回到了山城，走的时候，又加上了凄楚的离恨，提前返回了北京。她带走的，是父母亲的叮咛和担心，而留给山城家乡的，留给那个生她养她的院落的，是一片阴云，几副愁肠！

评梅回到北京，风尘未洗，放下提包便立即去了陶然亭畔，到高君宇的墓前去哭他，凭吊他。

她从手提包里，拿出包着家乡黄土的小手帕包，慢慢地打开，慢慢地把那一包家乡的土，撒在北京陶然亭畔高君宇的墓上。

从陶然亭回来，她想去女高师看看小鹿，回山城时就没有告诉她。她不知现在怎样了！

当评梅走进女高师，转过了屏风的时候，她却为一副惨不忍睹的景象惊呆了！

她看到柳荫甬道，已是花折树倒，破砖乱瓦，满地堆放着石灰沙土，往昔如诗如画的美景，荡然无存。母校被践踏得这般惨不忍睹。

她带着惊疑，穿过甬道，走进会客室。

会客室没有一人，她站着不知所措，突然，身后有人喊了声“梅姐”。她扭头一看，原来是和小鹿同舍的琼淑。琼淑面容憔悴，神情凄楚。

“琼妹！”评梅叫道。

琼淑突然抱住她，抽抽嗒嗒地哭了起来，评梅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啦？琼妹！”

“师大遭劫！女师大遭劫了！”琼淑哭着说。

评梅问小鹿境况，原来，小鹿的父亲已经死了，她在云南料理后事，得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接着琼淑又告诉了她女师大怎样遭劫之事。

原来，今年5月7日，在校内国耻纪念会上，刚上任的反动校长杨荫榆在台上发表卖国言论，遭到学生的一致反抗。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君，带头把杨荫榆赶下讲台。

杨荫榆恼羞成怒，5月9日，竟然宣布开除刘和珍君、许广平等6个学生自治会成员，激起了全校师生的反对。

8月1号早晨，学生们刚刚起床，杨荫榆便带领

一些流氓，打手，总共一百多人，像疯狗恶狼似地闯入女师大。他们张贴布告，把我们从寝室里赶出来，门给封了，又把我们赶出校门，听候处理。

听完琼淑的诉说，评梅才如梦初醒，原来是杨荫榆抄女师大的家了。

怀着愤懑的心情，评梅回到家后，一口气，写了一篇题为《报告停办后的女师大》的文章，揭露北洋军阀政府教育当局破坏学校，破坏教育的反动行径！很快就在《京报·妇女周刊》上发表了！文章一发，评梅便引起了当局的注意。

8月22号，星期六，反动头子刘百昭等人又带领二百多人，分乘好多辆汽车，杀向女师大！他们把女师大的大门关上，对学生进行殴打。一时间，高墙之内传来阵阵谩骂声，哭喊声、奔跑声、惨叫声、鞭打声，混成一片！评梅正好路过，她看到这一切，气愤得全身都在战栗！

她奋不顾身地冲到女师大的门口，使劲地敲打大门，一边喊：“光天化日之下，施展暴虐，围打手无寸铁的弱女子，简直是屠夫！民贼！开门，开门呀！”

由于极度愤慨，她一阵昏厥，竟然晕倒在大门口！

当她醒过来时，她发现许多被打伤的学生，正在被流氓拖出去。

突然，有人喊叫起来：

“死人了！死人了！”

原来，校门口躺着一个少女，浑身是血，昏迷不醒，这时几位围观的群众赶快把她抬起来，嚷着送医院，很快抬走了。

评梅目睹这样的事情，她义愤填膺，一个人跑到了教育部，找到了教育部的负责人吴能。

“吴先生，”她说，“你家里有姊妹吗？”

吴能看到她脸上流露出一股怒气，两道弯弯的眉毛颦蹙着，更有一种令人敬慕的高雅的风韵，他摸不准评梅是干什么的。

“有的，有的。”他赶忙说。

“如果你家的姊妹，也遭此毒手，受此毒打，吴先生作何感想！”

吴能早已知道此事，他正要说什么，评梅止住了他。“如果吴先生还有恻隐之心，善良之动机，就请教育部负责将女高师的同学送进医院，治好病体！”

“好！好！”在评梅的面前，吴能好像觉得她有一种威慑无比的力量使他屈服。

这就样，女高师的所有受伤同学都被送到医院治疗。

评梅忙完了，回到家里，已经快夜里十点钟了。

她看看书桌上的君宇遗像，想想这些天来女师大

的学潮斗争，更加理解了君宇以前所做的事业。她心头一酸，喊了声：“宇哥——”便趴在桌上，禁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

哭了一会儿，她想起今天的惨剧，于是，展纸握笔，挥毫写下了《女师大惨剧的经过》几个字的大标题，给《妇女周刊》写第二篇揭露女师大风潮真相的文章。

写完以后，她看了看，又改写了第一段：

“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这幕惨剧，而我们贵国的教育确实整顿得肃清了！真不知这位‘名邦大学，负笈分驰’的章教长，效法哪一名邦，步尘哪一大学，使教育而武装？”

写完以后，她准备明天发表。蓦地，她又发现桌上有一封信，是庐隐从上海寄来的，她拆开一看，是庐隐向她介绍自己的工作生活情况，还有，她和郭梦良已在上海一品香旅社，举行过了婚礼，并请评梅不要责怪她。

评梅怎么会责怪她呢？庐隐是大胆的，热烈的，奔放的，她自由、勇敢，而自己呢？评梅觉得，自己太脆弱，太犹豫，太愚昧，既害了君宇又害了自己！落得一腔悲痛，满腹悔恨，抱恨千古！

她给庐隐写完了回信，又打开抽屉里的日记本，翻出了那片红叶，她呆呆地看着，想着，写下了如下

的话：

“君宇，你生前没有得到的，我将使你死后获得，你我都是信仰爱情专一，有永久性的青年，我愿在一个杯里沉醉，在一个梦里不醒！”

君宇，你想不到，在你死后，我，一个柔弱的少女，是怎样寻觅你遗下的足痕，去追随你走过的路！这就是我追求到的真实的生命！”

又一个礼拜天，天下大雪，地冻天寒，她来到了陶然亭畔，她不想让她的君宇一个人呆在外面受冷挨冻，她要去陪伴着他！

坟地里，没有一个人来过，没有一个脚印，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只有身穿黑旗袍，围着白围巾的她，来到这旷野荒郊，凭吊她死去的情人。

“宇哥，宇哥，我来看你来了！”

宇哥，我和一切冷酷残忍的恶人一样，是我害了你！我知道，我的千行热泪，也抵不上你的一滴血！在这冰雪弥漫、数九严寒的日子里，我将天天来到你的墓前，深深地忏悔！

宇哥，我知道你冷，你寂寞，我来温暖你，我来陪伴你了！

宇哥，我要和你说笑，我和你拥抱，我和你相依相偎，我和你长久亲吻，我和你一起度过我们生前不曾度过的甜美生活！

雪停了，风住了。

她仍然不想走。

她蹲下身子，在铺满厚雪的碑前供石上，用手指写下了三个大字——

我来了！

然后，她慢慢站起来，把一束娇艳怒放的红梅，放在墓前的三个大字上，缓缓地离开了。1926年3月18日，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发生了。

这天，请愿的学生、群众，举行了游行示威，他们一路高喊口号，唱着国民革命歌，向当局段祺瑞政府请愿。

前面的队伍，从西四进入执政府门前，后半截的队伍还在东四牌楼北面，就听见前头忽然枪声大作，随之，前面一群人一批一批地倒下了！

刘和珍，陆晶清(小鹿)，杨德群，她们都是在前头队伍里的。

手执大旗的刘和珍中弹了！第一枪从背部射入，斜穿心肺，没有立即死，杨静淑忙去扶她，自己却连中四弹，立刻倒地。杨德群又要扶刘和珍，也被子弹击中，没立即死，但当即就有一个军警的大棒在她的头部及胸部猛击。于是，杨德群也当即身亡。

小鹿也被军警打伤了，在混乱间，又被忙乱的人群踩伤，走的时候，是北大的学生黄心素将她扶走的。

石评梅听到惨案的消息后，立即赶到医院，去看望小鹿及其他受伤的校友。

小鹿一见她，就大哭起来：

“梅姐！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小鹿鹿，不要悲痛，要振作起来，我们不去死，谁配去死，我们是黑暗里摸索寻求光明的人，更不必过分悲痛，一个个倒毙了，我们也得从他们的尸身上踏过去，继续向前，对吗？”

小鹿看到多日不见的梅姐，也变得坚强了。她高兴地笑了。

“三·一八”惨案一周以后，3月25日下午，在女师大礼堂里，为刘和珍、杨德群烈士召开追悼大会。

评梅也来到了会场，在会上，所有的人们都戴着白花，黑纱，整个女师大人，都沉浸在哀恸、肃穆、悲愤之中。

鲁迅先生也来悼念了，评梅见到了她的先生，激动极了，鲁迅先生一直鼓励她写文章，这次，他让评梅再写一些语锋犀利的文章，评梅激动地答应了。

这次惨案后不久，由于民众的愤怒，4月9日，国民军终于把段祺瑞赶下了台。

因为小鹿所学的研究科被解散，小鹿也要去南方准备投奔革命，评梅鼓励她，为她饯行。

她们最后哭着、笑着、闹着，吃了一桌饭、喝了一杯离别酒，评梅为她做诗一首——

妹妹！请你饮干这杯。
这杯里注满了浓醴，请你痛饮个沉醉。
门前的车马已鞍辔齐全，只等他丝鞭一挥，
朋友啊！你此去，何时再见这市都斜晖？
妹妹，请你饮干这一杯，
咽下去，咽下去，你不要再为了命运凄悲
看！抽刀将一腔烦离斩去，
假如人间尚有光明的火炬，这宇宙顷刻便成
灰！

妹妹！请你饮干这一杯：
自从丁香花落如今，人情事故日日非，
原也想，洒鲜血把灰色人生染紫绯，
怎禁住，一递一下的铁锤击得你芳心碎！
妹妹！请你饮干这一杯：
且欢乐，收拾起离别时怅惘惜别的泪，
紧紧记，残稿遗骸我待你归来再掩埋
这一别，天涯海角，何处何年我们重相会。
妹妹！请你饮干这一杯：
愿你烟尘起处扫阴霾，重造天地百折不回，
你此去，似扁舟任雷暴轰击风浪吹，

我虔诚地祷告，愿你在波澜中登上重峦迭翠！

小鹿噙着眼泪听完，她感觉到评梅的心是何等的苦！

“鹿鹿，”评梅说：“我与君宇生时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这就是我对你的嘱托。你今天一走，不知何日再重逢，我把身后的事托付给你，如果你还念及你我姐妹情谊一场，你就不要忘记我生前的嘱托！”

小鹿再也控不住自己的感情，大叫一声：“梅姐！”便一下子扑到评梅身上，紧紧抱住她，她隐隐感到评梅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悲剧，这个预感终于被后来的事所证实了。

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天，清明节，评梅又来给君宇扫墓了。

今天，她带了酒来，她要与君宇共饮一杯，纪念他的节日。这杯酒，和着评梅的泪水和悲苦，她要细细地品尝这杯苦酒！

喝了酒，她便独自给君宇说起话来：

“君宇，我爱，我原想追回那美丽的姣容，祭献在你碧草如茵的墓旁，谁知道青春的残蕾已和你一同殉葬。

我爱，你知否我无言的怀衷，怀想着往日轻盈的

梦，梦中我低唤着你的名字，醒来只是深夜长空有孤雁哀鸣！

我爱，纵然宇宙变成烬余的战场，野烟都腥：在你给我的甜梦里，我心长系驻于虹桥之中，赞美永生！

我爱，这一杯苦酒细细斟，邀残月与孤星和泪共饮，不管黄昏、不论夜深，醉卧在你墓碑旁，任霜露浸凌罢！我再不醒！”

诉说完毕，她朝那剑形的墓碑，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待她转过身去，发现了庐隐、黄心素等十几个青年男女，拿着花束，在一动不动地看着她，原来他们也是来悼念君宇的。

她深深地向他们鞠了一躬，低声说：

“谢谢，谢谢你们，我代表君宇谢谢你们！”

他们也哭了，尤其是庐隐，放声大哭，谁也劝不住。

蓦地，她哭完了，对评梅说：

“哭一哭，真痛快！评梅，我的梦良死了，你的君宇死了，我们俩的命真苦啊！不过，哭完了，我们仍然要振作精神，重新生活呵？”

说完，她夺过评梅手中的酒，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

在回来的路上，庐隐告诉评梅几个重要消息：一是李大钊同志被捕，二是4月24日《京报》社长邵飘萍被枪杀，三是现在奉系军阀接替段祺瑞政府以后，血腥镇压文化界人士，她说，现在正是战斗的时候，也是革命受挫折的时期。

这三条消息使评梅惊呆了！尤其是李大钊和邵飘萍，两个多好的恩师良友，评梅激愤了！

李大钊的被捕，激起了全社会的极大震动，这天，林校长找到评梅，商量怎样营救李大钊，但他们谁也想不出什么好计策，只是哀叹、悲伤和气愤。

不久，便在报纸上看到李大钊被公开审讯、后又被杀的消息。

评梅几乎窒息了！

她思来想去，准备离京南下，投笔从戎，奔向战火硝烟的战场。于是，她向林校长提出辞职。

林校长一家对她如同亲生，她只是告诉他们要搬出去，谢绝了林家的挽留，先搬出了林家。又来到了“梅窠”。

因为林校长的一再挽留，评梅答应先不去南方，先在师大附中任教。

平时，评梅就在屋里整理高君宇的遗作，并且写了一篇《绒情寄向黄泉》来表达对高君宇的思念，她在文章最后写道：

“我并不感伤一切既往，我是深谢着你是我生命的盾牌，你是我灵魂的主宰。从此我是自在的流，平静的流，流到大海的一道清泉。宇哥，几年里，我是在辗转哀吟，流连痛苦，搏风击雨之中，我能告诉你的，大概只有这些话。……”

你永久的沉默死寂的灵魂呵！

我致献这一篇哀词于你的孤冢前！

宇哥！宇哥！我的生生死死的恋人呵！”

暑假后，她又搬了几次家，一是孔德学校，一是女青年会，一是西拴马桩一位女同学唐家。因为环境不安宁，这样屡迁不定，使她感到特别烦闷。

这天下午，庐隐来看她，刚走到门外，就觉得屋里气氛异常，似乎有很多人在说话，好像还有人在哭泣！

站在门外的庐隐，心里一沉，赶忙推门进屋。屋里，评梅躺在床上，雪帐撩起挂在两边，她的脸上，浮着一层红晕。一问才知道，评梅上午就开始头疼，慢慢支持不住了，回到家，头疼得更厉害了！

第二天，庐隐他们把评梅送到一家日本医院。可是，没过两天，她的病不但没好，反而加重，开始昏迷，病情十分危险！

庐隐他们见此又把她送到最好的协和医院，评梅不知，她已完全陷入了昏迷！

她的脸苍白着，没有流过一滴泪，是的，她的泪已经流干了。三年来，不管春夏秋冬，每个礼拜日，每个清明节，石评梅都在陶然亭畔悼念君宇，她把所有的眼泪都流干了。

哦！君宇，三年了，我终于完成了你的夙愿，而且，我想，我就要去陶然亭畔永远地陪你了，你将不再孤独，感到寂寞了。君宇，你的生生死死的恋人，终于来陪伴你来了，来永远陪伴你了。

“呃，君宇……我是……我是……”她呓语着。

庐隐听不到她说些什么，只看见她的嘴唇蠕动着，却发不出声音。

后来，她的嘴唇不再蠕动，并且再也没有张开，她仿佛睡熟了一般，仿佛一块精美的大理石玉雕，圣洁、幽美，蕴含着对人世间眷恋难舍的深情，静静地躺在那里。

石评梅在人间弥留之际，脑袋里闪现出的，仍旧是高君宇的形象。

石评梅死了！

从发病到去世仅仅12天，公元1928年9月30日，京都一代风流才女石评梅，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

评梅带着她清妙绮丽的文采、傲然高洁的性格，带着她高尚贞洁的爱情，超然冷艳的生活，结束了她

清幽的悲剧式的一生。

第二天，北平城几百人的队伍，整整齐齐，肃穆伫立，向石评梅的遗体告别。

10月13日下午一时，不是黄昏却似黄昏。天光暗淡，凄清压抑。

北师大附中全体师生，由林砺儒率领，排着整齐的队伍，为石评梅开追悼会。

会场正中，悬挂着石评梅的遗像。

上面一块横匾——

天丧斯文

下面的一块横匾——

泪洒秋风

在遗像两侧，是师大附中校长林砺儒先生的一幅长长的挽联——

五六年级成举教有方光耀我们墙证料一朝摧健者
十余日舞景非诵声咽凄冷女学部太堪再听唤先生

花圈、花篮、挽联，摆满了整个会场。

左上方是庐隐挂的《哭评梅》挽幛。

校长林砺儒主祭。会场上有五六百人，黑压压哭成一片。除了本校师生，还有女子部的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已经步入北大、清华等大学的原本校学生，以及评梅任教过的春明女校、女一中等学校的学生。连林砺儒老校长都老泪纵横。

10月21日午后两点，世界日报社、女师大学生会、蔷薇社、绿波社、春明女校等社会团体，在女师大礼堂再次开追悼会，悼念评梅，庐隐主祭。

12月1日，《世界日报》印发了蔷薇社编辑的《石评梅纪念刊》，祭文说评梅“若君睿智，早岁蜚闻；志诘情深，待人以诚；啸傲人寰，卓然不群。”

林砺儒、李健吾、颜毓芳、瞿菊农、焦菊隐等都做了致辞，深切悼念石评梅女士。

当评梅去世的时候，她的好友小鹿还在南方，当她得知评梅病危时，哀痛得要发狂，她说：“梅姊的死至少带去我半个生命”。

1928年秋，当小鹿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城时，当她看到满是花圈的小屋时，她的心都碎了，她大叫一声“梅姐”便昏厥过去。

就这样，跪在梅姐的棺椁前，她几次哀哭，又几次昏厥，醒来便再哭，直至哭到评梅入葬。

庐隐和小鹿，在整理评梅在协和医院的遗物时，

惊奇地发现，除了床头的日记，日记里夹着君宇的遗像，和那片遗恨千古的红叶——此外，再没有什么。

高君宇生前，评梅拒绝了他的爱，高君宇死后，她把所有的眼泪，全部的爱，都给了君宇。她只把这片红叶保留在自己身边，陪伴她三年，直到她死！

石评梅日记里夹红叶的扉页上，工工整整，写着两行秀丽的毛笔字——

生前未能相依共处
愿死后得并葬荒丘！

庐隐和小鹿把这些都放到评梅的身边，和她一起入殓。

第二年10月2日，小鹿、庐隐根据评梅生前的遗愿，把她埋葬在陶然亭畔高君宇墓旁。

小鹿受评梅母亲的委托，把一个描龙绘凤的鎏金红漆梳妆木盒，和几件评梅儿时心爱的玩具，放在墓穴里灵柩前的小石几上。用评梅少女时就喜爱的东西，拿来陪葬。

评梅墓碑的形状，与君宇的类似，是一座四角白玉剑牌。正面用楷书刻写着——

故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女教员石评梅先生之

墓

碑墓正面，用篆书镌刻着四个大字——

春风青冢

墓碑上刻着墓志全文——

石评梅先生，讳汝璧，前清光绪二十八年阴历八月十九日生于山西平定县。幼聪慧，长好文学，而常有致力教育的改造社会之志。民国十二年，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体育系，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体育及国文教员，女子部学级主任，六年之间，劳绩卓著。著有《涛语》、《祷告》、《偶然草》数书问世。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因脑病歿于协和医院，年二十有七，葬于北平宣武门外陶然亭畔。

人们站在评梅墓前，哀悼她，凭吊她，久久地不愿离去！

陶然亭畔，沉沉暮霭，皑皑白雪，飒飒秋风，还有这荒郊静夜的神秘，碧蓝夜空的明月，都将归评梅和君宇共享了！生前他们未能相依共处，死后他们终于在一起，依偎着、微笑着，享受他们生前不曾享受

过的人间甜美生活！

结语：才如江海命如丝！

一个十七岁的少女，从山西桃河畔，来到北京九载，便显出她横溢的才华，而名噪京都文坛。然而，评梅薄命，遗恨千古。她来到人世间仅仅二十六年，便撒手离开了。

惜哉，苍天！痛哉，苍天！

你断送了评梅的爱，你又断送了评梅的命！使她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仅仅二十六个春秋！

虽然，苍天不成就评梅于当时，但是，历史却成就评梅于千古！